

港澳暴動
日知錄

Ogha ओघ

長篇小說《暴流》
+
中篇小說《娘蕩吟》

增訂本

暴流

陳永健——著

強勢推薦

作者敏銳地捕捉了這個劇變的時代，運用主角人物的生活經歷，反映出該個時代的恩怨情仇與喜怒哀樂，為該個時代留下了寫照。

資深傳媒人 周奕

古人言：以史為鑑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相信若細讀這本史詩式的小說《暴流》合集，讀者必有所得著。

六七少年犯 石中英

能以小說形式，用文學手段來敘述發生在港澳的這兩重大事件，這部《暴流》堪稱是第一位，無出其右，值得大力推薦。而作者的歷史使命感，認真嚴謹的寫作態度更可敬可佩。

香港兒童文學家、香港作家聯會監事 宋詒瑞

《暴流》這部合集中的長、中篇小說，分別再現港澳兩地發生的同一歷史事件，具有生動真實的現場感，是難得的文學佳作。

香港女作家協會主席 周蜜蜜

《暴流》稱得上是港澳歷史小說的「暴動雙璧」，同時也是絕無僅有的。文學史當記上一筆。

台灣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曾進豐



瀑流

Ogha ओघ

港澳暴動
日知錄

陳永健——著

序言（一）
大時代的插曲

周奕

六七暴動曾經是一個敏感的題目，過去有人就此寫過一本書，竟然招來詰責：難道你要為香港左派張目¹？所以，陳永健先生以六七暴動為背景，寫下他創作的小說《暴流》已屬罕見。今天，他把舊作《娘蕩吟》與新作《暴流》結集出版，卻是頗有意義的事情，其別出心裁之處在於這兩部小說的創作背景，都是發生在國內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極左思潮蔓延到澳門和香港，先後都爆發激烈的群眾抗爭，並對兩地的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本人對發生在澳門與香港的兩次事件均有廣泛而深刻的接觸。首先，兩次事件電光火花撞擊的時候，本人都在現場，跟着發酵、蔓延並發生連串暴力，直到結束。本人一直緊跟，觀察、採訪、報道，本人當日的身份是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澳門蹲了兩個月，在香港長達一年有多。還有一點，澳門「一二三事件」的爆發點是澳督府二樓，本人當日在採訪時遭到澳葡警察搶去我的徠卡相機，並推落樓梯²。所以本人又是澳門事件唯一的香港受害者。我可以誇口說一句，具有如此多重身份者並深入接觸的只有我一個。

我是 1966 年 11 月 30 日奉派駐澳門的，在接受任務時，我清楚地記得文匯報的領導對我說：「這次鬥爭會高調進行，不排除會發生遊行示威等事情。」這句話反映了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早已作出相關的決定。

1 當年是英文南華早報記者的張家偉於 2000 年出版他撰寫的《香港六七暴動內情》，是第一本以六七暴動為題材的專著，態度持平，據他向本人談及，曾多次遭到詰責。

2 「一二三」當天最後發展到戒嚴、葡兵槍殺多人，本人的遭遇反而變成小事情，只有當日（1966 年 12 月 3 日）的香港新晚報刊登出來。至於我的損失，本人依照程序，填表登記，最後拿到澳葡的賠償。

對於澳葡政府，我的看法是他們的統治基礎脆弱，尤其是澳門同胞作出的第二次衝擊：制裁澳葡，想不到一觸即潰。澳葡下面欠缺一個有力的中產階層的支持。事件結束之後，澳葡政府威信掃地（過去已是威信不高），施政維艱。據傳媒報道，葡萄牙政府曾經一而再地向北京提出，打算及早把澳門歸還，而北京的答覆則是待香港一齊解決。由此可以看到，澳門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澳葡的統治基礎很弱，這是主要矛盾。

澳門事件是以澳葡總督於 1967 年 1 月 29 日呈遞了「認罪書」而宣告結束。香港方面，1 月 30 日就發生了「士打馬力加」輪船事件，澳門是以修理學校校舍遭到澳葡暴力干涉而起事的，香港方面卻是發生一連串的勞資糾紛，並於 1967 年 5 月 6 日因警方介入，在新蒲崗揮動警棍，血腥鎮壓，爆發了軒然巨波。

這次事件一般都稱之為六七暴動，本人等少數人堅持「反英抗暴」這個說法，本人（包括我身邊的朋友）認為六七暴動含義過於簡單，不能講清楚暴動的性質。與之相反，「反英抗暴」，矛頭直指反帝反殖。

港府的暴力鎮壓令到矛盾激化，終於爆發了聯合大罷工。但是大罷工不能取得寸進，發展下來變成消耗戰，最後以「復轉改」結束了此次罷工³，並由各業工人鬥委會於 1968 年 4 月 26 日發表公開聲明，結束了這場鬥爭。

3 「復轉改」即是：復職、轉廠、改行，公務員及公共事業單位不准僱用罷工工人，所以不能爭取原廠復職就要轉廠，否則只好改行。另外，左翼商人聘用了部分，還集資開辦了兩間酒家和一間國貨公司以安置罷工工人。這件事是悄悄地推行的，起初舉行過一次記者招待會，只招待幾家左報，會後，報社老總下令不用報道，但是綠邨電台卻是播發了，很受歡迎，選擇日重播一次。

這場鬥爭黯然結束，領導上始終沒有任何總結式的傳達，直到 1978 年 8 月 30 日（即十年後），香港各界同胞慶祝國慶籌委會召開會議，新華社副社長祈烽在會上做了一個政治報告，講述反英抗暴鬥爭時指出：「受迫害的群眾起來鬥爭，群眾沒有錯，錯的是領導。」據我所知，祈烽在港澳工委的另一個身份是反英抗暴鬥爭的「總指揮」，祈烽所做的報告，很可能是北京對此事總結的精神。國慶籌委是一次內部會議，當日不許記錄，翌日亦沒有見報。

祈烽這次講話，五天後被右派報紙《明報》捅了出來，以大字標題「『反英抗暴』搞錯了」。自此，左派圈子對此事更加低沉，低沉到連「反英抗暴」四個字都不能宣之於口⁴，在政治上與宣傳方面都很被動，這個情況到千禧年之後方始逐步改變。

最顯著的改變恐怕是本人於 2002 年出版我的著作《香港左派鬥爭史》，這本書的重點是講述二戰以後，港府如何遏制、打擊香港的親共力量，從意識形態到群眾活動，反英抗暴鬥爭佔了四成篇幅。本人對事件的整個過程毫不避諱，包括火焚林彬和清華街爆炸，以客觀的報道來分析事態。這本書在聯合出版集團屬下，2002 年度印刷至第三版者只有兩本書，本人這本著作是其中之一（另一本是應用科學常識讀物），也是當年的暢銷書。

我在那本書中曾經寫道：曾任香港新華社社長的周南在公開場合一再否定反英抗暴鬥爭。有心人把我的書送到經已退休居於北京的周南手上，周南看到之後，通過中聯辦⁵的幹部給我電話轉達周南的反應：他從來沒有否定反英抗暴鬥爭。過了不久，周南發表一篇文章，文章中談到這場鬥爭就寫了「反英抗暴」這個詞句。⁶自此以後，左派圈子對反英抗暴這件事不再避諱了。

4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版》，香港利訊出版社，2017 年 5 月，p.XVI

5 中聯辦即「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合辦公室」，其前身是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

6 同④，p.XVI-XVII。

表面上看來，這次反英抗暴鬥爭並無寸進，但是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這次抗爭對爭取民主自由的收穫很大，簡單說來，自此以後，香港同胞不再是俯首帖耳的弱者，人們開始站出來發聲，爭取應有權益。有關這個問題可以分作三個層面來分析。

第一個層面是與反英抗暴直接有關的，首先是出現個體戶的士，這是中央、上海的士公司因除人引起糾紛，資方以結業化解，旗下所有的士轉售給僱員，僱員們以公司的遣散費作首期，以後按月供款。從此，的士行業出現了「單頭車」，有幾十人搖身變成小老闆。

其次是「九人車合法化」。由於大罷工發動初期陸路公共交通影響最大，於是私人擁有的 Van 仔（麪包車）出現市面，收費載客，甚至超載，不過它們對解決公共交通發揮作用。局面平定之後，港府發現這批非法經營者已形成一套交通網絡，盤根錯節，難以禁絕。最後選擇了將之合法化，成為今天的小型巴士。於是又有 1,600 人（約數）升任小老闆了。

第二個層面是民眾的覺醒，尤其是大專學生方面，先後出現了「中文合法化」、「反貪污、捉葛柏」，最後發展到聲勢浩大且持久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不少中堅分子其後成為香港社會運動的主力。

第二個層面的第二部分是白領階層也敢於站出來，包括：被稱為「白衣天使」的護士、文質彬彬的教書先生以至直屬政府的公務員，過去這些人一直匍匐在政府直接間接的管治下，從來不敢逾越分毫，現在都敢於站出來，爭取權益，迫使管方面對現實，確實解決了多年來的痼疾。

第三個層面是港英政府的態度，屬於主要矛盾。港府痛定思痛，終於認為不能單靠暴力來解決社會矛盾，必須改變統治手法。此後，港府放棄高壓手法，放下身段，與勞方商討，尋求解決辦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港府終於認識到法例上對勞工的保障不足，於是在 1968 年 9 月修訂了《僱傭條例》，這則條例雖然相當粗糙，總算是一個良好的起點，其後，陸續修訂、補充。到現在，保障僱員的法例可以說是相當完備。

如上所述，一場反英抗暴鬥爭的後續影響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 1968 年 4 月復轉改為界線；第二個階段則是反英抗暴所產生的對社會的影響，延續到千禧年及 / 或以後。

陳永健先生的《暴流》選擇了第一階段，我認為他的選擇帶有冒險性，因為他挑選了一個具體的時空，卻又以虛構人物來描述這段歷史過程確實是「下筆維艱」。

在反英抗暴激烈搏鬥期間，即是在 1967 年的七、八、九這三個月，我認為已是處於城市游擊戰的邊緣，市面上籠罩着白色恐怖，我帶領一個採訪小組脫離報社、獨立活動，與報社避免密切接觸，隨時準備報社被港府封閉之後，獨自出版油印報。

港府當然知道這次事件的領導是以新華社香港分社出面的中共港澳工委，他們也知道港澳工委的辦公地點就在中環中國銀行的頂樓，只要抓了這幾個大頭頭，也就瓦解了左派的司令部。可是港府不敢，不獨不敢對付新華社，連國內的金融、貿易等中資公司都不敢去搜查。而幾間左派報紙天天明目張膽指着和尚罵禿驢，港府卻不敢動手。有一次港府曾擬封閉文匯報，但遭到倫敦的否決。據說，其中一條理由是「絕交容易復交難」。這一點是當時中英激烈碰撞的政治問題，屬於這個矛盾的核心之一。

至於香港的左派，政治方面的特點是十分愛國，其根源是中國積弱百年，他們相信而且支持中國共產黨建設富強的中國，並且對中共的每一項成就歡呼。然而，港府從 1949 年開始，就對這股力量進行打擊。在這種政治壓力下，左派群眾在公開場合不得不隱瞞政治立場。儘管如此，他們始終緊守他們的道德信仰，他們的臉孔始終保持着純樸而又堅毅的氣色。

上述這些特點是我在反英抗暴鬥爭期間的長期接觸中，看在眼裏、記在心中，偶爾我會想到，人們能否觀察並且刻劃出這些特點呢？讀者們能夠在《暴流》中讀到嗎？

《暴流》畢竟是創作的小說，它的景物都是虛構的，畢竟它只是通過主人翁的際遇，描寫出當年的生活際遇與思想情況，所以，有些闡述與歷史事實相去甚遠。比如，在《暴流》的 65-66 章所描寫的電影節⁷，在電影放映前開大會是不可能的，因為此舉必須事先向警務處申請，而在當日那種政治氣候，決不會辦申請手續，也不搞大規模的群眾活動。另外，鬥委

7 陳永健著《暴流》，香港紅出版（青森文化），2023 年 8 月版，p.353-358。

會是個擺設機構，身為鬥委者亦心知肚明，從來沒有人亮出這個虛銜⁸。連「復轉改」都是悄悄地進行，鬥委會怎會公開宣布結束呢！

還有，在《暴流》的 58 章所描述的中英談判與事實偏離太遠⁹。首先，這是地方事件，由地方解決，北京不會派出代表（除非倫敦也派出對等的代表）。香港事務屬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管（文革期間改由外交部主管），與中宣部沒有半點關係。國內駐香港機構最高級的是中共港澳辦公室，但是它只能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名義公開活動，基於外交原則，港府沒有什麼機構可以派出來與新華社作對等談判。所以，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這個談判都只能通過中間人傳話來解決¹⁰。

所以，讀《暴流》，不要糾纏於事件的發展過程，而是着眼於激烈的抗爭引起社會激烈的變化，影響了人們的生活，也誘發出各種思想的變化。作者敏銳地捕捉了這個劇變的時代，運用主角人物的生活經歷，反映出該個時代的恩怨情仇與喜怒哀樂，為該個時代留下了寫照。

「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徐志摩寫下這麼灑脫的詩句，恰好讓我們從恩恩怨怨的情節中跳出來，俯視這塊大地當年綻發的微光。

「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那是希望之春，那是絕望之冬。」狄更斯在他的《雙城記》之中寫下這段引言，也是該本名著的總結。

且讓我們在陳永健的這兩部作品中，欣賞作者剖析社會、剖析人生所留下的金句。

2024 年 11 月 8 日初稿

2024 年 11 月 18 日第三稿

8 詳見：〈揭開鬥委會的神秘面紗〉，載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版》，香港利訊出版社，2017 年 5 月，p.388-403。

9 同⑦，p.327-328。

10 中英的秘密談判，見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版》，香港利訊出版社，2017 年 5 月，p.312-313。

序言（二）

周蜜蜜

《娘蕩吟》，是一部中篇小說，篇幅不長，僅僅是數萬字，卻深深地牽扯著澳門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令人讀來如在眼前，心生感慨。

小說一開始的切入點便十分特別，以澳門國民黨、共產黨和葡國人三方勢力的明爭暗鬥關係為背景，展現出了一幅錯綜複雜的政治畫面。在這個充滿權謀與爭鬥的時代背景下，小說中塑造的每一個人物形象都顯得立體、豐滿，有血有肉。他們的命運與歷史的進程縱橫交錯地連結在一起，構成了一幅深沈而生動的畫卷。

作者對於細節的處理十分真實可信，讓人彷彿置身於那個動蕩的時代之中。通過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寫，小說成功地展現出港澳文壇中少見的優秀文學作品的風采。

小說中再現的歷史現場逼真而深刻，讓人不禁為那個時代的人們所經歷的磨難而感到唏噓。通過對於政治鬥爭的描繪，小說不僅展現了人性的複雜和脆弱，更讓我們深刻地反思著歷史的教訓。

總的來說，《娘蕩吟》是一部富有創造力、文學形象豐富、文字措辭優雅的作品，其深刻的內涵和真實的細節，以及非同一般的意象，讓人聯想不斷，印象深刻，值得一讀。

序言（三）

「躁動」年代「澳門·香港」雙城的史詩小說

石中英

《瀑流——港澳暴動日知錄》是陳永健先生兩本創作背景為 1967 年前後，葡殖澳門和英殖香港雙城，先後受到中國文革影響和殖民統治矛盾而發生兩場重要政治社會運動——「澳門 12·3 事件」及「香港六七事件」的中長篇小說合集。

與作者的緣份始於好友周蜜蜜。

一天，她跟我說：「你知不知道香港首部關於『六七』的 30 萬字長篇小說出版了？」因為過去十多年，自己一直致力在香港推動「1967 年」的歷史研究和文藝創作，欣聞此消息，當然想多作瞭解。她說：「因為小說是藝發局贊助的。藝發局邀請我給他的小說寫個序。因此，便很清楚這本書的內容和出版了，也和作者相識。」

於是，就在蜜蜜的引介下，我們茶敘了。

陳永健給我的印象是位瘦削的斯文讀書人。原來他在上海出生，長於港澳，曾長期從事傳媒工作，1990 年移居加拿大，隨後回流香港，並致力於張愛玲及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作品研究。《瀑流》不是他的第一部小說。他幾年前已寫就了一本關於澳門「12·3 事件」的中篇小說《娘蕩吟》，訴說了七個不同背景的人在大歷史中不由自主「飄流」的故事。而《瀑流》則是他寫作該中篇時所誘生的續作。他坦言，自己曾是澳門人，亦是澳門「12·3 事件」的親歷者。但香港的「六七事件」，自己只算是局外人，但吸引他的是：與澳門毗鄰的香港，在「12·3 事件」的漣漪後，發生了這麼大型的社會運動，當中有這麼多的市民被捕、入獄，又有這麼多的軍警、市民死亡。於是，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做資料搜集，其中也包括自己和朋友促成出版的《傷城記》《火樹飛花》《印象六七》等等。

席間，彼此相談甚歡。我很高興有「局外人」對香港「六七事件」有興趣，並自發地申請到藝發局的資助，出版這本以此大歷史事件為背景的創作。其實，當自己 2010 年起，推動「六七事件」的歷史補白、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包括書籍、舞臺劇、音樂劇、紀錄片、故事片等等）時，曾受到一些「有心人」的詆譏，質疑自己是「幕後黑手」，要「漂白六七」「美化 YP」云云。但現在值得高興的是，藝發局這個半官方機構，居然能夠贊助這本書的出版，可見「六七」議題在香港已不再是「禁區」，已成了一個百花齊放的文化生態園。

不久，陳永健又告知，他的《娘蕩吟》和《暴流》將會合併為一本增訂本，想邀請我寫個序言。而且他還告訴我，周蜜蜜已經應允替他的增訂本撰寫另一序言。既然「媒人婆」都上轎了，自然就不好推托了。因我真的很欣賞陳先生將這段被人故意遺忘的歷史，變成一個虛構的文藝創作，一個開放式的歷史小說。此外，更吸引我的是，他這個合輯，實際上是將澳門 1966 的暴動與香港 1967 的暴動，視作一整體而聯繫起來，足見兩件有密切關係的事件，對這兩個城市命運的重大改變。而這，也某程度呼應了我這位曾經的「六七少年犯」，在甲子求索自己當年如何被捲入「五月風暴」的成因——

在和眾多學者的交流和切磋後，我認為香港「六七事件」——戰後香港政治的分水嶺——的出現，是離不開「新中國」成立後，五六十年代港澳發生過四次的大型暴動有關。我簡稱為「3+1」。（+1）指的是澳門 12·3 事件，而 3 指的是：香港 1956 年的右派「雙十暴動」、1966 年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暴動，最後當然是 1967 年的「左派暴動」或稱「反英抗暴」。而香港的「六七暴動」，實際是始於一個十一年前的「右派暴動」，一年前的一個「中性暴動」，緊接著四個月前澳門「歷史拐點」的「氹仔暴動」，最後才是香港的「左派暴動」，它是由這個脈搏走出來的。我的

這個論點，也得到已故好友——歷史學者、美國史丹福大學陳明錄教授的和應。我倆認為，很多人只留意到 1967 年前後澳港兩地發生的兩個暴動的因果互動，卻忽略了兩城從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運。因港英當局在此前已有兩次處理大型暴動的經驗了。而澳葡政府的「跪低」，令澳門率先變成一個「半解放區」，激發香港左派向澳門取經效法的雄心，更令港英政府決心要鐵腕鎮壓可能發生的任何動亂，遂由工潮、到政治化的社運、到類似城市戰爭式的長達八個月的「白色恐怖」和「紅色抗暴」。

據當年曾參與鎮壓左派暴動的好友林占士警司憶述，港英在澳門暴動之後，已經馬上成立了「防暴隊」。它不是一般警員的編制，而是英軍編制。隊目成員特意物色多種族裔，好像他自己是中英混血的，還有南亞裔、歐裔等等，他們在四月新蒲崗人造膠花廠工潮之前已在集訓。所以談六七，就不應忽略這個「3+1」的背景。

初讀陳永健的兩部作品，文字流麗，且有紮實的史學背景，能讓讀者在虛中尋實，虛中融情。我尤其欣賞小說定題為「瀑流」。顧名思義，它首先是一強勁的水流——渺小的個人在大歷史之中，誰不是被強勁的水流推著走？而且在佛教中，「瀑流」，梵文為 ogha，即為煩惱之異名。四種「不善煩惱」（欲瀑流，有瀑流，見瀑流，無明瀑流）的流而不返，構成人世間的諸多煩惱「亂流」。而在革命激情、敵我分明的年代，這四種人生煩惱之矛盾就變得更尖銳了。作者在談到書名緣起時提到：

據天文學現象顯示，龍捲風的「漩渦狀氣流」是由下而上的捲動，而暴流的「下沉氣流」則由上而下的擊降。這也符合書名的寓意，則當年黨中央造反派及四人幫策動的文革瘋潮，一度由北而南的席捲港、澳，徹底改變兩個殖民區的政治生態。這個六十年代三生三旦的世情故事，亦可視為「大陸文革」與「港式傷痕文學」的一次偶遇。

目錄

或者謹引《大公報》在其百年史中，曾轉述中國總理周恩來在 1967 年底為「反英抗暴」做的總結：

第一，英國人用暴力鎮壓工人和左派群眾，負有重要責任；香港群眾反對英國人的暴力鎮壓，是合理的、正義的、英勇的；錯誤是在於領導人把事件擴大為一場動亂；第二，香港左派領導人的錯誤在哪裡？周恩來說，「是受極左思潮所利用」這句話說得含糊，因為當時林彪和「四人幫」還掌握權力，周恩來這句話，其實是說香港左派領導人受林彪和「四人幫」利用。第三，周恩來說，這次錯誤，「香港有責任，北京有責任，主要責任在北京」。¹

由此，讀者可以思考，1967 年前後港澳的兩場政治社會運動，是否完全就自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四「瀑流」，又曾否發生過作用呢？

古人言：以史為鑑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相信若細讀這本史詩式的小說合集，讀者必有所得著。

是為序。



2024.04.04
甲辰·清明

石中英和已故好友史丹福大學中葡問題專家陳明鈺教授（右）一起交流澳門暴動至回歸的歷史因果關係。

1 方漢奇主編：《〈大公報〉百年史 1902.6.17-2002.6.17》（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 433-434。

序言（一）大時代的插曲 周奕 / 2

序言（二）周蜜蜜 / 8

序言（三）「躁動」年代「澳門·香港」雙城的史詩小說 石中英 / 9

〈娘蕩吟〉 / 14

〈暴流〉 / 74

不思議，如是觀情／慾——重讀小說集《娘蕩吟》 曾季魯 / 466

重讀歷史小說《暴流》 赤化前夕的愛與革命 曾進豐 / 469

《暴流》的另一種讀法 半隨滋味半隨人 岸溥 / 472

後記 / 504

娘 蕩 吟

《澳門》奧登（W. H. Auden）

天主教歐洲漂來的茅草一株，
在黃山與碧海之間植根，
像長菓子長這些鮮麗的石屋，
且暗暗在中國的身上寄生。
洛可可風塑就的救世主和聖徒，
予臨終的賭徒以財富的遠景；
教堂與妓院並立，為了證明，
盡性的行為能為信仰所饒恕。

這寬容的城市不需要恐懼，
重大的罪惡會殺害心靈，
且將政府與人民橫加蹂躪。
宗教之鐘將叩響；孩子的作孽，
會保佑孩子卑下的德性；
沒有嚴重的事情會在此發生。

侯映君知道，巴士度太太一定會恨透了她。假如對方知道她做了冼蒙的情婦的話，巴士度太太一定會拿刀子將她碎屍萬段。但情場如戰場，誰叫妳管不住妳的男人，叫他變心，不再依戀你們一手建立的家。連小女兒也都不顧，喪失了為人丈夫為人父親的樂趣。

但映君遇見冼蒙是迫不得已的事。她是有夫之婦，鏡平小學畢業後便出來打工。未幾，便遇上方磊。兩人結婚，繼而生子。憑方磊當教員的工作，三口子原本的生活尚算可以。誰料到，孩子不到兩周歲，方磊便人間蒸發，遺下她和石兒在一間小丁方的石屋蝸居，日盼晚盼地等他回來，一等，就是兩年。現在每回想起丈夫失蹤的原因，一定跟他國民黨員的身份有關。他任教的鐵城學校，是澳門碩果僅存的國民黨學校。那年頭，正值六十年代赤化火苗剛在澳門燃燒之際，凡有點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背景的人，都可能在一夜之間，消失於這個小城。

巴士度太太原來是個半唐番，中文名字叫馮雯，嫁了冼蒙才跟老公姓，還為自己起了個葡文名字叫熱諾姬羅。映君頭一次見到她的老公，是在誼姊阿蔓打工的主人家中。那一天，是兩位少主人領堅振的大日子。賈禮達那戶葡人，即使僑居海外多年，一樣按家鄉的老規矩，熱熱鬧鬧地過一天。所有天主教徒該做的聖事都做足。傍晚，兩位小哥兒穿著同一款藍色水手裝，由阿蔓抱著登場，讓父母和親友們簇擁著走出大廳，由一位滿面鬍子的匈牙利神甫在孩子們的額上祝聖唸經畫十字，跟著唱詩聽經文，大夥兒說了一聲「阿孟」，然後喫一頓豐富的晚餐。

阿蔓雖然在賈禮達大宅當了許多年的女傭，一手帶大了幾個孩子；論廚藝，尤其葡菜，哪能比得上曾經在郵電司司長大宅幫廚的映君哩。那天，她便特意請誼妹子過來獻技，地地道道的煮十幾款葡菜，款待逾十位賓客。

「要鎖住男人，先要鎖住他們的胃。」

俗語真的很奏效。飯後，映君和阿蔓正在廚房洗碗碟打掃後間，一位穿著水警制服的葡人走進來，站在門檻前對阿蔓說：「蔓姊姊，今餐是我

在澳門喫得最好一餐。妳真有一手，難怪賈禮達一家上下都拜服妳，賞錢想必不少哩！」廣東話說得就像本地人，完全沒口音，「蔓姊姊，妳不但帶得他們幾位小哥兒白白胖胖，說不定，等一會，連他們的財政大權都交過妳手。」一面說，一面呷著手上的雪梨酒，不斷用指頭絞動著杯內的兩顆車厘子，笑容可掬地望著她們。

「巴士度先生，你搞錯了。」阿蔓停下手，用乾布擦淨雙手，讓映君一個人抹擦咖啡壺，「我哪裡有那麼大的本領。論廚藝，比不上我的誼妹子。這位方師奶，在郵電司司長大宅當廚娘，真的對準了你們的口胃，教你們一眾牛叔牛嬸乖乖的回牛棚喫晚餐！」

冼蒙一箭步闖進廚房，連門檻也不留神，差點兒碰了一跤，卻撞倒了身軀瘦削嬌弱的阿蔓一下，忙問：「這位是妳的誼妹子，好面善，不知在甚麼地方碰過面？」一把闊大黑刀子般的鬍鬚貼貼服服掛在唇上，露出的牙齒整齊潔白。

「澳門街，有多大？」阿蔓見他急色兒的樣子就好笑，道：「恐怕你們天天見面，只差沒有打過招呼。」

「噢！我記得了。」冼蒙走近映君的身後陰陰笑，水警制服的衣角幾乎貼到她的小唐衫，「一定在望德堂的彌撒上遇過的。一定是！」映君一直只裝聽不見，讓他們繼續胡謔。近距離，一陣陣葡人的體味直衝鼻尖。由於她在郵電司長的家裡經常走動，習慣了這股體臭，沒反感，卻一眼沒有瞧過這男人，只知道他是個小鬍子。

「冼蒙啊，你的記性真可憐。」阿蔓掩著嘴巴笑，「我這誼妹子是拜菩薩的，哪會上你們的天主教堂。你在觀音堂碰見她還說不定。」

「蔓姊姊，別說笑，我哪會上觀音堂。」冼蒙打哈哈的皮笑肉不笑，道：「我老婆從前也拜佛，跟了我之後，就像妳們說的『嫁雞隨雞』了。現在她每天都上天主堂唸早課。說實話，方師奶的手藝真了不起，我想多嚐一頓菜，不知有沒有這個機會？」

映君用耳朵聽得分明，瓷具杯碟一隻隻小心的擦，慢慢地放回原位，心想：「拜佛拜天主都不是我們這些無神論者的所為，正如我老公說：『我們是唯物論者，只信眼前的一切。』」

談了一回，冼蒙見映君還是毫無反應，便無趣的走出廚房。外面的賓客陸續告辭，只聽得幾個小孩子的吵架之聲。賈禮達太太收起剛才矜持的儀態，大聲叱喝，叫他們趕快洗澡。一下子，四周的空氣寂靜起來。

那時候，阿蔓走到映君的跟前對她說：「人家剛才那樣輕薄妳，妳也不哼一句話，真不似妳平日的舉止。妳啲，別看他相貌堂堂，是一條花心蘿蔔，家裡有個潑婦也不怕，還要擺足馴悍的威風。妳在這個圈子也許聽過這則笑話，前幾年，熱諾姬羅過門時，結婚那天，婚禮上鬧得不像樣，一個個賓客各自各笑，說新娘子身懷六甲，還挺著五個月的身孕走出來，沒事人兒的跟人聊。還說要替一眾戥穿石做大媒，找標緻的澳門姑娘給他們。她自己是聖羅撒女中的校花，升中之後，便穿插於男孩叢中，哪有求學的志向。給冼蒙搞大了肚皮便奉子成婚，十六歲不到就嫁了他。現在葡人圈子裡就把那樁事當作笑柄，說是『中葡和合，買一送一』的好例子。」

「她才有福，可以做大肚新娘。」映君反笑道，「妳想想，我們兩個誼姊妹，都是未婚產子的，到頭來，還不是遭人拋棄，活得半生不死的。」

映君替誼姊姊收拾好廚房之後，正要解下圍裙時，阿蔓一手塞了五十塊葡紙到她小唐衫的口袋，還道：「小心那個小鬍子，可能有下文。假如讓他知道妳老公不在身邊，更要纏得厲害了。雖則方磊生死未卜，妳也捱得金睛火眼，但別擔心，有我在，有啥事，儘管告訴我，我一個自梳女只有妳們幾位誼姊妹，往後送終就是靠妳們……」話未完，語音已經變得哽咽。

映君除了教她葡菜的漢馬師傅幫助她之外，就是阿蔓對她最好。她常想，今天自己雖落難，難保他朝不風光。現在除了盼著方磊的音訊外，就是冀望石兒成材，將來有體面日子，可以報答眼前的誼姊姊。

她將五十塊塞進內袋，聽牆上的自鳴鐘敲過十一下，便囑阿蔓休息，逕自從後門離開。這段時間，經已沒有三輪車可叫，惟有徒步回家。幸而澳門街的治安還可以，一個人，走到深夜的柯高馬路，便想到孩子和母親大概已經上床了。

從提督馬路轉過去，一定要經過鐵城學校。這是方磊曾經任教的地方。平日她路過，下意識總會抄捷徑，但今天晚了，抄捷徑不太安全，惟

有往前走過去。

每次經過鐵城的門口，都會想起人間蒸發的丈夫。這間學校，是右派學校的倖存者。校舍小，面積細，樓高三層，門前有個小花園，兩旁種著高瘦的青竹，左面一株木棉樹霸佔了花園三分之一的位。過了端陽，木棉樹的花葉早已禿光，只剩錯縱複雜的幼樹樑。晚風吹過，把幼樹樑吹得左搖右晃，發出沙沙的叫聲。兩隻黑鳥，靜靜地停在最高的位置，看不清是烏鴉還是麻鷹。從樹樑的縫隙露出半邊月，C字形的勾在那裡。是殘月，卻分明。但在映君的眼中，倒有點鬼影幢幢的感覺。

她記得，有一次到鐵城看地下電影，是一套講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的紀錄片。整套片的收音都沙沙啞啞，根本聽不清講些甚麼。黑白影像襯著雪花紛飛的跳躍畫面，用北平話配音，等於白看。那一天，是方磊硬拉她過去看的，她就勉為其難的答應了。甫進課堂，小小的黑板掛了一幅白布幕，擠著逾二十位老中青，冒著國民黨的危險身份來觀看，因為那年頭澳門開始赤化了，共產勢力正在擴張，呈現半解放狀態，且在清剿右派人士。方磊的名字，想必早已列入他們的黑名單。

她跟方磊結婚五年，除了遇然聽人叫她一聲「方師奶」之外，從未有過為人妻子的感覺。在家中，總是她一人。這位丈夫，除了上堂教書外，剩下來的時間都給了黨。開會、印傳單、講政論，寫宣傳稿，全都是搞特務要幹的事。映君除了和他同眠共枕之外，跟他相處的時間實在不多。連石兒出世的那天，他也沒空陪伴她，只在醫院看了落地不久的孩子半句鐘，給他起了名，匆匆便走。事後他還說，起名叫「敬石」，就是要他好好地學習蔣介石。那一刻，她的心，真有被利器深深割了一下的感覺。但最教她錐心的一次，是結婚之前，他將她的貞操拱手相讓。那時候，她跟他正在熱戀，卻未嘗過男女之歡。但她的初夜，就是送給了他組織裡的上司。

那位叫施布倫的男人，名義上是高連酒莊的東主，實際身份是幹地下工作的。據台灣的情報指出，姓施的，可能是共產黨員，混在澳門的右派，就是要調查國民黨的餘孽，打擊最後的殘渣，將右派一網打盡。方磊名義上是澳門右派的二號人物，卻是台灣直轄派來的頭目，屈居二線，只為方

便行事。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查探圈內暗藏的共產勢力。那一次，他便利用女朋友，希望色誘施布倫，從中套出他的真正面目。

「映君，妳幫我這一次，我今生今世都不會忘記的。」方磊勸解道，「妳跟我之初，已經知道我為黨服務。這也是我畢生的事業。妳該知，我把妳放在第二位，但即使第二位，也沒人可以取代。事成之後，我們立了功，台灣那邊一定對我們另眼相看。那時候，我們就有了報酬，跟著移居寶島去。」

「妳要我服侍那個姓施的多久？十年？八載？」映君半嗔半痴的問，「你能等？即使你能等，到時候，我已經是殘花敗柳，人老珠黃。你不要，哪個男人要？」

映君即使如何不甘心，但陌生男人的長相對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來說，還有一定的吸引力。她記得，那個年近四十歲的施布倫，保養得不錯。黑實肌膚，中等身材，眼睫毛比一般男人長得長，看人的時候眨巴眨巴，就像眼睛會說話。唇上留著的一撇小鬍子，很有男性的魅力。因為出入酒莊，身上永遠有一股濃烈的五加皮酒香，飄起來，教人感到幾分醉意。

「映君！妳信我，兩、三年，我們便能查出他的底細。」方磊輕撫著她的髮鬢，就像輕撫一頭波斯貓，令她有點酥癢的感覺。還向她發誓：「那時候，妳也不到二十五歲，我們的前途還是一片光明。映君！我答應妳，即使不成功，三年後，我也要妳跟他分手，然後結婚。」

雖然她跟施布倫見過一次面，還得要方磊正式介紹。那一次，方磊安排得很好，氣氛搞得很自然，沒教她感到難堪。

方磊知道施布倫喜歡賭狗，閒來時，也跟他湊趣。那一次，他便安排在逸園賽狗場見面，還出動了映君的母親。兩母女，一見方磊，便裝作很驚訝的樣子。

「這是你的朋友嘛？很面善。」施布倫輕描淡寫的問方磊，「噢！我記得了，在鐵城學校看紀錄片的那一次見過她。」映君知道他有心迴避，故意將雙十節碰過面的那一次刪掉了。

「這位是侯伯母，跟你同好，都愛格力犬，喜歡賭狗。」方磊介紹侯母給他認識。侯母一臉茫然，默默地看著三位年青人在一旁寒暄。

「看紀錄片的那一晚，女孩子只我一人，怪不好意思！」映君扮作矜持的樣子道，「我混在裡面，也不知如何是好，片子沒細看，整晚站在窗前看東西。」

見施布倫的脇下夾著一份《綠邨日報》，狗經一頁露出外頭，表格欄上畫上許多紅圈子，想必投注前做足工夫，也就不打擾，拖著母親往投注窗那邊去，讓兩個男人繼續聊。

幾天之後，她在車衣間正在工作，管工叫她聽電話。是施布倫打過來的，她知道電話號碼是方磊給他的，更知道色誘的行動揭開序幕。

跟施布倫來往了三、四次，對方倒斯斯文文，沒有立刻要求上床交歡的猴擒舉動。性方面，映君很早熟，永遠抱著合則來不合則散的心態，投眼緣，就無所謂。像方磊這位男朋友，即使未嘗過魚水之歡，她也認定了跟他。假如跟施布倫再進一步，讓他知道自己是塊完璧，他會更喜歡，套出真相的機會更大。她就等候這個小鬍子的實際行動，每次見面，下意識都像已經半裸了、露出兩團雪白的酥胸，只差對方的一雙手伸過來，解下她的胸罩就完事。

她也奇怪，跟施布倫一起就像純粹的談戀愛。別管他是有婦之夫還是她有任務在身，一切都來得順當，沒疙瘩。只有面對方磊時，每次聽他問起進展的時候，才猛醒自己是美人計中的女主角。但就行動而言，她覺得自己是個演出失敗的女主角。

她跟施布倫一起之後，和方磊見面的次數自然少了，但卻開始了性關係。有一次，方磊趁侯母外出的時候，偷偷摸上她的家，和她瘋狂地交歡起來。

「妳的姿態跟上次很不同，一臉享受的。」完事後，方磊抽著香煙陰陰地笑，「是施布倫教妳的媚功？」

「屁話！」映君繫上胸罩帶子偏過頭死瞪住他，見他收起了笑容正色地望著自己，又加了一句：「方老師，看來你還在乎我！」

映君明白，這些性反應的差異，一定是剛才的叫床聲比上次大了許多，斷斷續續的叫著，就像一隻叫春母猴。身體的擺盪也配合著男人的下體，充份滿足了對手的原始慾望。是跟施布倫相好之後，他喜歡吻她的陰

部有關係嘛？現在，每當那小鬍子撫摸她的私處時，她會感到渾身酥癢，份外刺激。那疊疊不休的高潮洶湧而至，每次都接二連三，總有欲仙欲死的感覺。自此，她便喜歡了有鬍子的男人了。

「才兩個月，時間不算長，妳就變得那麼厲害。」方磊道，「妳知嘛？妳做了他的情婦之後，我也心痛。」

「那麼，當初為何要這樣？」映君問得很晦氣，其實想用激將法，逼他說出真心話。

「這是上頭的命令，沒法子！」方磊走到廚房倒了一杯涼水，又給她一杯，跟著問：「妳從他身上套到了甚麼？」

「你才說，兩個月，不算長，你指望我套到些甚麼？姓施的是有婦之夫，且有孩子，平日只顧打理酒莊，我也不便跟他常在一起，見面時，總是偷偷摸摸的。一碰上，就像狗男女。完事後，他就蒙頭睡，何來時間談政治。即使談，他也不會跟一個弱質女流談的罷。」

方磊知道這條美人計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但映君也明白，不如此，根本近不到施布倫的身邊，揭穿他那共匪的真底細。

回想去年的雙十節，是映君第二次碰見施布倫。這幾年，澳門的雙十氣氛非常淡薄，右派搞手也儘量低調。即使像鐵城這間如假包換的國民黨學校，所有宣傳，也得降低聲浪。連校門都不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遑論懸上國父或蔣總統的肖像。學校只在禮堂辦個小茶會，以曹校長的私人名義，請來相熟的一眾友好呷兩杯，喫喫點心談談話，草草的便收了場。

那一天，映君扮作方磊的異性朋友到了場。茶會剛開始，幾個學生走到方磊老師跟前。當中一個高頭大馬的女生，沒穿校服，唇上塗上濃艷的口紅，扮作大人的口吻問老師：「方老師，這是你的女朋友嘛？長得還可以。」轉個頭，又對映君說：「妳當心，方老師上體育課的時候老是瞪著我們這群女孩子，嘴角似笑非笑的。妳知嘛，我們正在發育啊。」

「小欣子，妳能學好一點嘛？禮堂上的孫中山先生正瞪著妳。」方磊指著國父的肖像似罵非罵的，「今天是國慶，大家都要莊嚴一點，尤其在女賓面前。知道嘛？」跟著拍拍一個身材瘦削的男生的胳膊，向女生們道：「妳們看，偉明是男生，卻斯文，比妳們還懂事。小欣子，妳要學他守規

矩。」又對男生道：「偉明，你要做個好榜樣，畢業之後便考港澳聯招，到台灣升學，接受軍訓，到金門媽祖保衛國家，對抗共匪，知道嘛？」

「我媽說我體弱多病，哪能從軍？」偉明答。

「你還年青，練練體格，不就可以。」方磊再次輕拍偉明的胳膊，露出鼓勵的神情。

「即使上大學，台灣也不是我們選擇的。」偉明道，「我媽說，要去，就去花旗國。」

「丟那媽！沒種！」方磊禁不住罵道，「你媽就是媚外，國家多一個像你這樣的裙腳仔，哪有希望嘛？」

站在禮堂一角的施布倫那時候施施然地走過來，用半認真半開玩笑的口吻說：「方老師，教育下一代，要像國民黨元老一般的有耐性，切忌動真氣，不然，我們這一代走了後，反攻大陸的使命誰來扛？」

映君看見施布倫一面說一面偷看自己，笑容一直沒消失。她自己心裡有鬼，感覺尷尬，連忙走開，佯裝去拿汽水，但依然聽見兩個男人的對話。

「施兄，要等下一代才能反攻大陸，太遲了。」方磊扯高了嗓門，「我也沒有這耐性，尤其在這裡，差不多被澳門的共匪逼到牆角了，是時候為國家幹點事。必要時，流血犧牲，甚至革命捐軀也在所不惜。」

「你說得太簡單了，革命不是請客喫飯，更不是繪畫繡花！」施布倫保持一貫的笑容，「搞政治，最好還是冷靜一點，別打草驚蛇。我們不打沒把握的仗，從長計議，知所進退，才是救國救民的理智做法。」

隔著距離，聽在耳內，映君感覺兩個大男人的立場很不同。雖說在這樣的場合，兩人義正詞嚴地辯政也無可厚非，但她看見自己的男朋友在眾目睽睽下辯得面紅耳赤，始終覺得有失風度。她明白談笑用兵的道理。

一頭銀髮的大鬍子曹校長走上前打圓場，笑嘻嘻地勸止道：「你們談國事，一年三百六十日都可以，何必選在今天哩？來、來、來，大家呷一杯，喫喫西點罷。」一拖便拖走了方磊，拆散了一對政見不合的男人。

一二·三事件爆發前夕，施布倫的高連酒莊突然結了業。門前沒寫甚麼原因，一直掛著「東主有喜，是日休息」的紅條子。映君幾次三番放工後特意繞到永樂戲院，在渡船街和新僑街口離遠望了好幾次，都是重門深

鎖的。

她告訴方磊，姓施的忽然失了踪，方磊反而漠不關心地說：「等著瞧！好戲在後頭。」不久後，右派圈子便傳出左派內訌的秘聞，清剿異己的名單上有施布倫的名字。

「你是否錯估了他的身份？」映君問男友，「他做了你們的犧牲品了。」

「妳們這些女人，只懂看表面！」方磊在他獨居的板間房內踱方步，一面抽煙一面道，「這一次，共匪明為剷除異己，實為內鬥。我猜，他們的權力鬥爭正在展開，左派內部在爭權，成功上位的，就當統治者，安坐領導的位置。」

映君聽他這樣解釋也覺合理，便說：「這樣，右派可以平靜了點……」

方磊點燃第二根煙，向半空吹出一串長長的煙圈，道：「大亂之前，總是水靜鵝飛的。」

「那麼，你有何打算？」

「對我來說，最保險的做法是『結婚』，做個普通人。我不是對妳說過嘛，假如事情不成功，妳就跟我在一起。」方磊定睛望著映君，露出整齊的牙齒，笑得很燦爛。

二

那位土生葡人冼蒙真的找上門來，地址肯定是阿蔓給他的。

那一天，他摸到映君的石屋，經已過了午飯時間。由於她住在十月初五街偏僻的一角，沒門牌，難找，冼蒙走到康公廟附近，便要向街坊問路。

晌午，映君抱著剛睡醒的孩子在撒尿，一個一百平方呎不到的石屋，沒廁所，就用痰盂盛尿。一雙手托著石兒的小屁股，讓他一大把尿嘩啦啦的射進去。痰盂用搪瓷製造，聲音清脆，就像敲起一串串木魚之聲，連叫門聲也聽不見。

映君去應門，背光，看久了，猜是一位高大的老外站著門前，還以為

摸錯了路，因為當晚實在沒正眼看過他，「哎喲！是你，巴士度先生。」見冼蒙一撇鬍子下的嘴角笑得燦爛，看清楚，原來有條鷹勾鼻，正正的掛在人中上。方國臉，微黑，下巴中央的小窩子成一字形的深坑，像給人刻了一刀。一雙褐眼睛似合非合，看人的時候有一種迷惑的目光，是典型南歐美男子的長相。

「方師奶，打擾了，下個禮拜是我大姊的五十大壽，我想請妳回家做喜菜，逗逗她喜歡，不知妳可有時間？」那時候聽過去才發現，男人的廣東話帶有口音，尤其咬字的尾巴，「我老婆的廚藝真不行，但她可以幫幫手，妳叫她幹甚麼都可以。」冼蒙看見她替孩子拉起褲襠，一把幫她抱起來，順手捲起蚊帳，讓她將孩子放到床上，繼續道：「我姊患糖尿，除了不要太甜外，菜單儘管由妳挑。當晚請的客人十幾位，食材我來買，我給妳五十塊工錢可好嘛？方師奶，妳就幫幫忙？」冼蒙一輪嘴的說著，好像篤定了她會效勞。

「巴士度先生，我要安排孩子誰來帶，現在哪能做決定？」這些外快，映君不是不想賺，但要問明她母親，因道：「你給我兩天時間回覆罷。」

「好辦，好辦，假如伯母不答應，可以帶孩子到阿蔓處，她準會答應。」還未建議完，五呎十一吋的身高已經在石屋裡到處走動。那時候，她才嗅到滿室散發著古龍水的香氣，上次他沒噴，昏得她有點頭暈，連床上的孩子也打了幾個噴嚏。

在家中，她當然沒好穿的。大熱天時，一件暗花雞翼袖亞麻布衫罩在上身，襟前有兩個破洞，分明是爛了很久，用針線補了幾步。幸而她的女紅一向巧手，補得像兩朵小花，神不知鬼不覺的。因為圖清爽，布質很單薄，幾乎接近半透明，連胸罩的粉肉色也隱約可見。不知的，還以為她有心色誘，隨時等著巴士度先生摸上門。

她母親那天便留在家中照顧外孫兒，她在叻仔的手襪廠告了半天假，午飯後便趕到柯高馬路梅托太太的大宅。

冼蒙的老婆原來是個矮小的中葡混血兒。五呎不到，怎能配得上近六呎的水警哩？幸而她身材豐滿，尤其上圍，份外惹人注目。由於三圍均稱，拉倒了長相平庸的缺憾。走近看，女主人就像大溪地的女人，深陷的眼窩，

厚重的嘴唇，眉毛刮得青巴巴。那一天，從下午到開飯前，一直守在寬大的廚房向映君偷師，還不斷問東問西，好像對廚藝甚感興趣。

「方師奶，妳不知，冼蒙就是嫌我的葡菜做得不夠正宗，丟人現眼的。」熱諾姬羅嬌滴滴的一把聲音在叫，一面用生果刀剖開幾隻圓墩墩的大孖地和馬鈴薯，一隻隻肥大新鮮的果品是冼蒙大清早從紅街市買回來的。映君知道，這是葡人的至愛，每道菜，都少不了的，味道不管甜不甜，最要緊賣相好不好。

「他不了解我。」巴士度太太倒了一杯威士忌，又從冰箱取出幾粒冰塊放進去，一面呷，一面說：「我這人，哪能當主婦？下廚做家務根本不是我的志趣。別看他，一個高級水警，每个月的薪水好像很可觀，花費可不輕，晚晚跟他的豬朋狗友到酒吧呷兩杯，逢年過節又聯群結隊的到香港打曲棍球，鎮日不在家。我到新花園上班是輪班制，日夜顛倒的，何來時間管得住那班小嘩鬼。幸而姑奶奶在這裡，兩家人，又住得近，順便帶帶我的小女兒。」

映君待在廚房原想一個人大展拳腳，誰料碰見長舌婦。聽她一開口就數落著荷官生涯的苦況，說甚麼人事複雜，是非多多。轉個頭來，又盡訴婚姻不如意。講來講去，就是疑心老公有外遇。映君一面切肉塊一面聽，根本未能專心幹。心想，這頓菜，肯定做不出水準。

看著熱諾姬羅豐滿的體態，在白瓷磚砌成的廚房內晃來晃去，一條及膝杏藍窄身裙，裙擺窸窣窄窄的，一刻都沒停止過。臀部的擺蕩更加誘人，正常的男人看在眼內，立時會想入非非。

她記得阿蔓提過的那則笑話，說她是「中葡好合，買一送一」的好例子，心裡不禁笑起來。可以想像，婚禮當日，她那五呎不到的身軀穿上婚紗，挺著五個月大的身孕，笑容可掬地跟一眾親友打招呼，一點羞愧都沒有。像他們那麼保守的天主教徒，可以接受婚前性行為，說起來，也真丟臉。

今晚的菜單映君早已有腹稿，是從漢馬師傅那邊搬過來。逾十位用餐，不用那麼大陣仗，專挑拿手的十五道菜來款客。但不可或缺的當然是紅豆豬手、血鴨、苦瓜免治牛肉、燴飯、摩囉雞飯、酸子鹹蝦肉和椰蓉馬

介休。她有信心，冼蒙和梅托太太喫過之後，面對賓客，也會臉上有光。

冼蒙一向敬重他大姊。也難怪，梅托太太比他大上十幾歲，就像他母親。現在連女兒也寄養下來，這頓五十大壽的喜宴，就是弟弟特意為她安排的。

時間不到五點半，逾一千呎的大廳擠滿了近二十位親友，一室喜氣洋洋的。梅托太太的妯娌們拖著她那體重逾二百磅的身軀坐到沙發，嘩啦嘩啦的聊著。

映君炒肉、洗菜、切果品的忙了一整個下午，根本沒時間瞄過這間大宅。入席之後，才稍稍站到一旁，見飯廳的長餐桌坐滿賓客，大人專心呷砵酒，幾個小嘩鬼卻哼著歌，似乎是些拉丁文的聖詩。映君偶然走到他們身後張羅銀餐具斟咖啡，才發現這個家是十足的天主教徒的佈置。烏木十字架掛在牆中央，上面被釘的主耶穌基督的面容開始褪色，痛苦的表情非常模糊，但四肢插著的三口釘卻冒出刺眼的血跡，紅彤彤的凸出來，就像突現的油畫跡。兩枝瘦長的洋蠟燭供在靈台上，下面放著一尊聖母瑪利亞的蠟像。三隻木製小人跪在兩側，代表著見證花地瑪聖母（Nossa Senhora do Rosário de Fátima）顯靈的牧童。這神蹟，永遠活在葡人的心坎，教他們深信不疑，因為那一次，童貞女寓言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永不爆發。葡萄牙曾經是航海業最昌盛的國家，但到而今，國運卻不再興隆，剩下澳門這個半生不死的殖民地的管治權也岌岌可危。

映君有心留意賓客們的食相，第一時間知道自己做菜的水準。見大人一個個喫得滋味，羅通掃北的喫光了焗鹹豬手和龍蝦沙律兩道主菜，就知道他們喜歡。剩下的幾個冷盤，卻原封不動地放在那裡，是熱諾姬羅從葡人辦館現買現喫的東西。

映君鑑貌辨色，知道這頓菜梅托太太十分滿意。待姊弟倆送走了賓客之後，壽星婆便走到映君跟前，對她道：「方師奶，今晚辛苦了，冼蒙說過給妳五十塊，太委屈了，我另外打賞妳二十塊。」轉身又對弟弟說：「人家住得遠，你替我送她回去，這才教我安心點。不然，下一次，怎樣請她再過來？」

映君站在門檻前連聲多謝。又說不用送，時間還早，可以自己回家。

站在一旁的熱諾姬羅卻木訥無語，只禮貌地依從她的姑奶奶，又囑老公早去早回，然後問：「方師奶，聞說妳在人造花廠兼職的，這一行，現在最吃香，我有幾位姊妹也幹這一行。」

見冼蒙從車房拖出一部黑綿羊似的摩托車，映君有點怕，再三婉拒，還道：「現在不到十一點，還有巴士往新馬路，巴士度先生，你就不用送，我那麼大的人，從未搭過摩托車，有點怕，你就讓我自己回去罷。」

「不！不可以，我最聽大姊的話，她說一，我不能說二。」冼蒙笑嘻嘻的道，「讓我送妳罷，包管妳有意想不到的感覺。」話未完，已經開動了馬達，還道：「妳不知，我當水警那些年，駕鐵騎、開快艇就是我的強項，除了緝私犬之外，捉賊拿贓全靠這隻綿羊仔。」

聽他振振有詞的這樣說，映君也不好再推卻，只有乖乖的坐到車子的後座。當著他老婆的面前，假如攬著他的腰身怎麼辦？一時間，一雙手，也不知放到哪裡，惟有合上眼睛，觸著他的兩邊胳膊，耳際間只聽得撲波撲波的馬達聲。

車子開動了，等不及起步的一刻，已經一勁向前衝。迎著風，一下子猛力吹過來，劈頭劈腦地打著她的臉。五月初，吹來的晚風還帶涼意，今天她的衣著份外單薄，有點寒酸相。待車子平順地跑了一程，她才張開眼，腦海中還是一片空白。

摩托車駛了十分鐘後開始放慢。映君想，駕駛者大概意識到身後的女人是頭一次乘搭，開始有點憐香惜玉的意思。

經過鏡湖醫院附近的鵝卵石小路，車子顛簸著，映君的心房也跟著跳動。一雙手，搭在冼蒙的兩隻胳膊，隱約聞到他腋窩下透出來的古龍水味。今晚，她的打扮像個下女，跡近馬姐式的白罩衫黑綢褲。由於一整個下午待在廚房，現在滿身的油煙味開始發作，不禁教她自慚形穢。不知何時，她的一雙手，已經攬到冼蒙的腰身，那結實隆起的部位，沒有多餘的脂肪，讓女人感覺安全。

摩托車在炮台山外圍的山崗駛過，未幾，便看見了大三巴（Ruínas da Antiga Catedral de São Paulo），那巴洛克風格的牌坊門壁鶴立雞群地站在眼前。從後壁望過去，在月至中天的映照下，那斑斑駁駁的花崗岩紋理清晰

可見，遠看，就像日本菊花和中國牡丹的浮雕圖案；中間的一大片，隱隱像隻巨型的妖精，一雙赤足，踏著中國式的龍頭，顯露出震懾權威，面目猙獰地望著這一對已婚男女。

而這對男女的心緒也不見得平靜無波。當一個男人的背部有意無意之間貼近一個女人胸前墳起的部位時，那女人便知道他有意於她。她也知道，這男人是南歐裔的調情聖手，阿蔓不是提醒過嘛？但即使已婚，愛情，這一場比戰爭還要刺激的遊戲，許多人，還是樂此不疲的。就像她自己，不也是曾經擁有過兩個男人嘛？只可惜，兩人都人間蒸發，教她如同活守寡。這一刻，她的下體貼戀著這個男人的臀部，感覺自己的私處有一陣陣說不出來的快感。這快感就像暖流，迅速地流向她的體內。

她的思潮很混亂，是久已沒有性吸引的混亂。映君想到自己已婚和擁有孩子的這重身份，縱然身邊已經失去了男人，但出軌與守節的思潮還是交煎著她，令她覺得眼前的南歐男人可能是她下一波性誘惑的所在。

她沒親近男人好幾年了，也過了性渴求最火熱的階段。但她不禁好奇地想，假如真的跟騎摩托車的男人好在一起，他的性表現，將會怎樣子？跟東方人是否有分別？和方磊與施布倫的床上功夫會否不一樣？

三

阿蔓打電話到映君打工的塑膠花廠，告訴她說收到一封寄給她的信，叫她有空過來拿。阿蔓是文盲，也不知是誰寄給她，只知是香港郵票。

「我知道妳在那邊沒親沒故。」話筒裡阿蔓說，「會不會是妳老公寄過來的？」

「下午我告假過來看一看。」

「假如是，那麼他逃到香港，妳們兩母子還有希望囉！」

「即使是，失蹤兩年，一點消息都沒有，現在才寫信，我和石兒最艱難的日子也已捱過。說到底，就是狠心。」映君按捺不住一肚子的氣，語氣很重的說道。

「在澳門街搞右派註定沒出路。」她誼姊也替她不值，「妳長著眼睛看，沒多久，亂子會發生。賈禮達太太就曾告訴我，她和先生都怕事，趕著辦手續返國，正在申請里斯本的一官半職。你知嘛，現在本地人不做葡人的生意，許多牛叔們，都有撤僑的打算。」

一如所料，是方磊從香港寄過來的信，強調因為保密緣故，怕連累家人，將信件投到阿蔓處。映君拿著讀，跟阿蔓坐在後花園的台階上，從窗框外望進工人房，裡面插了兩瓶花，是假百合和假薔薇，都是映君從塑膠廠借花敬佛的送給阿蔓。

幾個土生男孩爬過圍牆採摘隔鄰的桑樹上的桑椹。最小的一個拿了幾顆跑到阿蔓的跟前給她喫。映君認出是賈禮達太太最小的孩子，兩夫婦最鍾愛的一個。她記得，大廳裡掛著他幼稚園的畢業照片，有一張是去年領洗時在聖安多尼堂前跟澳門主教庇護十六世合照的。賈禮達是積善之家，假如天主教在天有靈，一定會庇佑他們一家人。

阿蔓遞了一顆桑椹給映君，映君放進口裡，細細咀嚼，酸中帶甜，但有質感。喫著喫著，滿口漸漸溢出醬茶色，就像咬碎了自己的舌頭一般，一絲絲唾血從嘴角冒了出來。

她消化著這封信的內容，覺得這男人實在太可惡、太自私，為自己的政治理想可以拋妻棄子的。不對，還有一個女兒哩！他不知道，為了生活，映君未能養下他們的女兒。但他失蹤之前，經已知道她為他懷了第二胎。

那時候他突然消失，她一個人不知所措。左思右想，跟母親商量之後，還是不要這一胎。那天，她跟阿蔓一起過關關，出了拱北，搭上小客車，往中山石岐一家曾經光顧過的黑市診所做人工流產。幾經掙扎，才躺上冷冰冰的手術台，讓女大夫操刀打胎。她一直閉著雙眼，流著淚。扎了麻醉針，漸漸地昏迷。完事之後，女大夫還對她說，是個女胎，問她要不要看一眼。她心想，始終是自己骨肉，便將眼睛張開了，一望，那胎兒已經成形，渾身紫青，一雙小足露出血塊，還微微郁動，像隻醜陋無毛的小狗。這將死的女嬰多麼恐怖。

女大夫循例問她帶不帶走，意思是說，可會為小生命辦理後事。見阿蔓在旁不斷搖頭，映君默然，沒哼聲，只想起上次為施布倫打胎也是在

這裡。同樣的女大夫同樣的手術台，牆上還是這幅《東方紅》大型舞劇的彩照，不同的是新掛了一張人體解構圖，用簡體字密麻麻寫著各穴位的名稱。但上次她沒瞪眼望過那頭嬰屍，因為那是野種，根本沒料到跟姓施的來往半年便有了。那時候，映君偏瘦，肚皮不凸，連侯母也不察覺，只有方磊知道闖了禍，忙忙拿兩百塊人民幣讓她獨個兒過關打胎。他不能陪去，因為生怕右派的身份在赤化的中國會出事。入境之後，隨時有被扣查的危險。

記得兩年前方磊失蹤的時候，過了四十八小時仍未報警，除了生怕他的政治背景被揭發之外，也知道在澳門舉報失蹤人口沒用處。她明白，即使備了案，那群牛叔和他們的中國手下也不會管，只管錢。她沒錢，便沒法子，惟有跑到鐵城學校找曹校長商量，看看對方怎樣說。那個銀髮濃鬚的老頭子就對她說：「這種事，也不是頭一次在澳門發生。方磊的例子，要不是左派的逼害就是他個人的選擇。方師奶，妳也不用盡向壞處想，可能他一時逃難，等一下便有消息。依我看，他可能潛逃香港，希望國民黨安排赴台，暫時住在調景嶺，這地方是香港的小台灣。」

「你們能不能替我著實找一找……」映君哭求道，「你們一定有法子知道他的下落，我一個女流，能做甚麼事？即使你們找不到，也教我死了這條心。」

「有消息，我們一定通知妳，現在最要緊還是照顧小孩子！」曹校長捧著通花茶杯手震震地呷了兩口茶，眯著眼睛繼續道：「方師奶，老實告訴妳，現在工團總會和難胞總會都開始撤走，這間右派學校，在澳門是碩果僅存的。我知道，澳葡政府不會再發辦學權，下個學期，便要停辦。我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

想不到兩年之後鐵城學校還在開辦，映君拿著方磊的信件再見曹校長，聽聽他有何見解，誰料校長正在上課，映君獨坐校長室等候他，想起老公的信件內容，知道他是從水路偷渡到香港。信上還有一段乘搭舢舨的驚濤駭浪的情節，一字一句寫得仔細，語氣好像很自戀，彷彿很享受那一幕摸黑偷渡的歷程。

映君讀信讀了好幾遍，最窩心的是他問候家人。又問她生下來的是男

是女？他說會繼續寫信，但為求保密，還是寄到阿蔓處。現在最重要是謀生，正在託朋友找工作，待他赴台後便會設法安排她們到那邊。還叫她自學，抽空讀書。問她殷海光的《邏輯新引》讀到哪一章？從前他在家的時候教過她，讀到一半，他便失蹤。他叫她憑自己的毅力繼續讀。每晚讀一章，有不明之處，待見面後再問他。

曹校長終於下課回來，施施然抽起香煙。聽映君提到收到方磊的來信，替她高興還來不及，但說校方暫時查不到方磊的回郵住址，囑她靜待那邊的消息，然後從煙灰缸拿起抽剩的半根煙再抽，續道：「方師奶，妳知嘛？鐵城學校停辦是遲早的事，我希望妳不要存有不切實際的奢望。其實，學校停辦的原因跟氹仔坊眾學校很不相同。澳葡政府不准坊眾學校擴建，除了涉及貪污之外，還有其他複雜的原因，主要是政府跟港澳工委對著幹，不想左派在那邊紮根，惟恐一旦壯大，便會助長澳門街的左派勢力。聽說，香港的左派已經派員前來聲援，幹好港澳聯盟的工作，派工會代表組織被剝削的工友，主要透過氹仔的炮竹廠、火柴廠和漁業會，都是些可以自製炸彈的行業，期望在武鬥之前作好準備，必要時便策動暴亂，硬要跟牛叔們決一死戰。方師奶，我知妳在氹仔打工，妳要加倍小心喇。」

曹校長的這番言論，映君也耳熟能詳，皆因方磊在家的時候，她是惟一的聽眾，對澳門步入赤化的謠傳早有所聞。

這幾年，她也感受到澳門政治氣候的變化。左傾旋風，一日緊接一日的捲過來。許多人，都掛在口邊，說政府要強硬對付左派人士，即使澳葡當局在垂死掙扎，也要殲滅這一股赤色勢力，必要時，提早交還管治了逾四百年的澳門給大陸也在所不惜。

她在氹仔兼職的手襪廠，一年前，經已有一批工友組織了工會。領導人時不時搞遠足旅行，閒來時又開會讀報唱紅歌。有熱心的工友還貸款幫助經濟有問題的工友渡難關，說工友是受迫害的一群，主因是社會的不公，認定當老闆的全都是走資，只管剝削，獨享利潤，故資本主義正是人民的公敵，叫工友別再啞忍，奮起反抗，乘機向他們灌輸馬克思和恩格斯主義。除了鼓勵他們跟僱主對著幹之外，還叫工友反對殖民統治，對澳葡政府一定要恨之入骨，儘早將這群牛叔趕回老家，解放這個逾四百年的殖

民地，實行無產階級，將五星紅旗早日豎在澳門這片土地上。

四

冼蒙已經可以熟門熟戶的上她家，但映君沒有將方磊尚在人間的消息告訴他。她想，還是先瞞住，待時機成熟之後才說。但她問自己，何時是時機成熟？她知道，這是自欺欺人，是自己貪戀著這一段不請自來的感情罷。

她知道自己並非長得標緻，在當地人的眼中稱不上美人兒，只屬中姿，但為何這位土生葡人老纏住她。憑他的長相，外面有更多已婚甚至未婚的女人等著他，為何他會選中她？這是前生註定的宿緣嘛？這樣的異國戀即使開花，結不結果卻難定奪。要是讓熱諾姬羅知道後，以她火爆的個性，一定會白刀子入紅刀子出的宰了她。

但她沒有往壞處想，連她母親也半閉著眼做人，辭掉留宿的傭工，回到家，一面帶石兒，一面看著這位葡國人摸上門替她們修理水電補窗框。從前這些粗活，都歸方磊親手幹。

有一次，冼蒙拿了一隻半新不舊的焗爐過來，對侯母說：「映君上次到我家做喜菜，用的就是這一隻。家裡新買了一隻，這一隻，就放在這裡，讓她有空烤烤雞肫鹹豬手來孝敬妳。」

「是嘛！謝謝你。」侯母沒多說一句，默默陪著外孫兒坐在床沿玩積木。這也是冼蒙早前送給孩子的生日禮物。

冼蒙又對映君說：「妳難得上別人家裡做一頓菜，這隻焗爐，就可以大派用場。」

「這話說得太容易，做菜？不花錢？」映君千不該萬不該說出這句話，彷彿含沙射影的向他討家用。話一出，經已收不回。

「我的生日快到了，我不想妳再上我家做喜菜。」冼蒙從西褲袋掏出一疊五十塊的葡紙，一手塞進她的小唐衫的口袋內，還向她飛了個眼色，好像暗示些甚麼。

她也知道，不能再上他的家，太危險！但失掉這筆小收入，生活便更覺艱難，加上時局不穩定，氹仔那邊的手襪廠和塑膠花廠都不能天天去。一個月，開工的日子不足十五天，生計就像打游擊。幸而這一向，多得漢馬師傅的帶挈，郵電司大宅的幫廚工作多起來。

既然冼蒙頭一年到這裡慶生辰，映君打算做頓好喫的。但許多葡菜，都要秘傳的香料事先醃製，烤焗之前，需要下點巧工夫，這是從漢馬師傅處學回來的。

那一天，她到漢馬介紹的香料店買醃料。店子開在文第士街。黃昏時分，斜陽西照，正好曬到店子的門前，曬得門口黃鰓鰓一片金光。從外面望進去，裡面黑洞洞，像一間破廟。映君跨過玄關，見一位胖婦坐在櫃位前的紅木椅子上，背對她，看不見長相。一身花長裙繫到腳踝，看骨架子不像本地人。映君踏足堂前的石磚，穿著花布鞋，覺得腳掌涼浸浸，人就清醒了許多。看清楚那胖婦的輪廓是個葡婦，原來是冼蒙的大姊梅托太太，正襟危坐地指著架上的一瓶橄欖葉，對店主說：「老板，就要這一個，秤兩磅。上次做主教蟹也很惹味，平日下廚也可以做佐料。」

對方早已認出了映君，叫了一聲「方師奶」，臉上沒多大反應，只見腫皺的贅肉，若無其事地繼續用眼睛挑選她要的。

「嗨！方師奶，真巧，來買東西嘛？」從店角閃出一個身材矮小的女人。借著光，映君看見熱諾姬羅手抱一個女娃走出來。

「是啊！巴士度太太，過兩日，郵電司那邊要請客，我去幫幫忙。」映君心裡有鬼，想不到謊話說得那麼自然。還問：「妳們也要做喜宴？」

「不就是準備冼蒙的生日嘛，他沒告訴妳？」熱諾姬羅答，「還以為他請妳過來再幫手？」

映君聽在耳內，疑心她和冼蒙的關係已經曝光，心裡撲突撲突的在跳。

「又不是甚麼大日子。」她的姑奶奶插嘴道，「我叫冼蒙別麻煩人，妳在賭場告一天假幫幫我，家裡上下十幾個人簡簡單單喫一頓不就可以。」

映君見熱諾姬羅穿著一套新花園女荷官的紫旗袍，高叉開到大腿上，

不知她是剛下班還是準備上班？一念間，竟問她：「妳們那邊請人嘛？我有位朋友，想到賭場打工去，清潔打雜都可以。還說，新花園的工作是份優差，工錢好，假期多，我知道妳人面廣，能否幫幫忙？」

「這個人，想必就是妳？」對方哼了一聲，跟著笑。

映君站在暗角，看不清楚她的反應，反而聽到她懷裡的女娃開始郁動，哭聲漸漸大起來。

「不瞞妳，巴士度太太，妳知道時局不好，工廠開工的日子不多，要生活，就得想法子。」

「那我替妳打聽一下，有消息便通知妳。」熱諾姬羅一面用敷衍的語氣回覆，一面輕拍著手抱的女兒，哄她入睡。

冼蒙生日那天當然在家中度過，翌日才到映君處補賀。中飯過後，映君便差使侯母帶孩子出外，囑她看一場頭場電影，晚一點回來，一個人，就替冼蒙慶生辰。侯母雖然早已默認了這段關係，跟這個牛叔也相安無事，無奈在這特殊的日子，也得讓他們歡度二人世界，只好帶石兒出門。對映君來說，母親的緘默，就是對她的最大支持。

那天晚上，冼蒙的興致真的很高。喫完映君為他準備的幾道至愛的葡菜之後，凍生啤也呷了三大瓶，連平日不大沾口的芝士焗馬鈴薯也掃了半碟。映君一向滴酒不沾，也陪他呷了兩杯，腦袋開始有點天旋地轉的感覺。

他帶了一隻留聲機和幾張唱片過來，一面啃，一面聽。還對映君說，唱片是在水警總部值班時愛聽的，跟著放了一張普洛柯哈倫（Procol Harum）的《蒼白的淺影》（*A Whiter Shade of Pale*）到唱盤上，和映君共舞。映君並非從未上過舞場的女子，跟施布倫在一起的時候，便光顧過國際酒店頂樓的夜總會，但久已不跳，現在跳起慢四步，便顯得有點生疏，常要冼蒙領著跳。到最後，變成他獨舞。

他已顯得有點醉，左搖右擺地舞著身軀。這位葡國人，還是那麼俊，酒後微紅的臉頰，令他原來棕啡的皮膚更見光澤。一條鷹鉤鼻顯得更有個性，唇上的一字形鬍子是她的至愛。

她最喜歡他吻她的下體時，那鬍子喳沙喳沙的在她幼嫩的陰部來回磨擦，微微刺激，引發她不斷高漲久久不散的高潮。這一夜，她為他炮製了

葡汁焗生蠔和檸檬汁炒蜆。這兩道菜，是否真的有壯陽之效？共舞之時，她貼近他，就感到他下體易於引發的男性堅挺，整晚沐浴於春潮之中。

他撫摸著她的乳部，溫柔地搓著，搓得她渾身麻軟，跟著用口輕咬她的乳房，乳房開始酥挺起來，一股緊張的神經直衝她的腦部，令她有點目眩。壓在她身上的男人開始吸啜奶頭，用力吸啜，一下一下的吸啜，就像嬰兒希望獲得母親奶水的餵哺一樣。此刻，她想起生下石兒的初期，頭三個月就用人奶。母子之情，就是從此緊扣起來。是否所有男性，從生下來的一刻直至死去之前，都渴望女人的乳房來滿足生之慾望？

留聲機裡 Procol Harum 的歌聲仍在唱：「We skipped the light fandango, turned cartwheels cross the floor, I was feeling kinda seasick, but the crowd called out for more...」

她被他攬著睡在床上。她的臉，正好對住窗戶，可以看見外面的月色。是舊月，大概是陰曆廿七或者廿八罷，C 字形彎彎的掛在鄰家的屋簷上，檸檬黃的靜靜依在一朵暗紫的雲端旁。映君想，她和冼蒙都是有家室，又是不同的族裔，兩個人，不過是在同一的時空處於同一的處境。這個小城，人口不到二十萬，但即使那麼細，眼前的俊男可以在這裡找到更有條件的女人，為何這段異國情緣要這樣發生？

酒呷多了，翌日下午，映君到阿蔓處拿方磊的第二封信的時候，還是感覺腦昏昏，人就恍恍惚惚的。這次是個郵包，裡面有一盒香港民生物產的台灣鳳梨酥，是補祝孩子的生日禮物。

信比上次長，讀後教她了解多一點方磊的近況，裡面還透露了他找工作的結果。是在官塘的原子粒收音機廠當了裝嵌工人。每月一百五十塊。差事是調景嶺的一位台灣老兵給介紹的。

「……呆坐家中，一點收入都沒有，除了靠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僑胞委員會的救濟金過活之外，就是這位老兵幫的忙，不然，我早已餓死。這兩年，沒錢，就得一天到晚的面壁。幸而，書還可以借。在此讀了厚厚三冊的《資本論》，發現那個大鬍子的理論好是好，卻沒實踐的空間。一實踐，就變成共產黨統治大陸那麼糟糕。說到底，理想歸理想，跟現實是兩

碼事，不像國父的《建國方略》，實踐起來具人性，不就如毛匪的那一套更實際嘛。假如左派喜歡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中山先生這本書，就是最佳的保證。

有時候呆在家中窮極無聊，便份外思念妳們。在許多個窗外有月色的夜晚，都會憶起從前的事。映君，妳曾問我，為何要親台？只怪我當年沒好好告訴妳，讓妳對我的出身認識不多，甚至誤解。我父親是位國民黨黨員，上過戰場打共匪，最高當過中校軍階。退役之後，在蔣經國的三青團當過官，跟著從商，但對偏安的政府既愛且恨，認為國家應該不顧一切地反攻大陸，何況具備軍力，加上美國的撐腰，拼死也要收復失地，才能對得住死去的孫總理。

未幾，我父和合作夥伴來澳開店，一為謀生，二為協調澳門的親台人士，希望在這個殖民地繼續為國效勞。我六歲那年跟他到此，自小便深受他的反共思想薰陶。但人漸長，經歷多了，靜下來便會反思過去的政治信念是否正確？但每次想，都教我感覺糊塗，根本不知道光復大陸的目標能否實現？假如不，過去的特務工作，豈非白白浪費時間了。

上班之後，工作忙得天昏地暗，值夜值到十一點。錢賺多了，但每晚拖著疲累的身軀乘巴士回家，總覺得人生無趣，距離自己的理想太遙遠。幸而這個堪稱小台灣的調景嶺，住著許多不同背景的愛台人士，教我感覺有希望。每到雙十，滿山寮屋區處處揚起中華民國的國旗，夾著孫總理和蔣總統的彩色肖像懸在繩上，隨風飄蕩，煞是好看。一些有錢的還買來鞭炮燃放，孩子們穿著新衣滿山跑，就像過年一般。我隔鄰住了一對姓郝的小姊妹，原籍山東。眼看她們在這裡歡度了兩個國慶。但半年前，郝家遭逢厄運，父母在一次交通意外雙雙死去，剩下兩姊妹留在這裡。大的為了供妹子上初中，二十歲不到便到舞廳當舞小姐，大清晨才回調景嶺。妹子每天雖上學，但我每次見她揹著書包時，總是哭喪著臉的。比起她們，我覺得自己的命途還算不錯。

我正等候台灣的遷台安排，映君，妳放心，有消息便第一時間通知妳。現在我也經常收聽無線電，尤其幹了原子粒這一行。聞說澳門的時局很不順，有可能會出亂子。我猜，多半是左派勢力在擴張，誓要趕走右派和牛

叔所致，妳和孩子便要加倍小心。

為保安全，還不是給妳回郵地址的時候，有機會我會寫信。鳳梨酥是託朋友從九龍市區買回來的，送給石兒，算是他的生日禮物。也讓他知道，寶島也有好東西，包括這些土特產。妳告訴他，爸爸正在設法安排重逢了。妳們保重！」

這個丈夫，有沒有當過她是妻子哩？做夫妻，是患難與共，甘苦同當，遇困難便互相扶持，不是這樣一言不發的逃之夭夭，留下她和孩子獨力承擔失夫失父的痛楚。

他一直當映君是傾訴抱負的對象，有甚麼牢騷，就一股腦兒的向她發洩，罵中共不仁，恨台灣偏安，造成現時兩岸對峙的局面，失掉統一中國的希望。這些怨言，她能理解。即使在婚前他要她充當臥底，用美人計色誘男人，她也願意，因為她認定了他是她的另一半，打算跟他一輩子。但今天看來，她的犧牲，實在不值，因為他太自私了。但現在，她遇上了洗蒙是命運的安排，正如和方磊結合是命運的安排一樣，都是沒法阻擋的。現在方磊在香港捱窮捱苦是咎由自取的，而她遇上洗蒙有何不對？遇上一個葡國人，讓她的生活有了改善，由始至終，都來得那麼自然，一點也沒有對不起丈夫的感覺。何況那個老外似乎跟石兒也相處融洽，還答應帶他看今年的格蘭披治大賽車。

五

阿蔓要跟主人到里斯本。那邊已經安排了一個小官職給賈禮達先生，可以離開這個小城，避過澳門的多事之秋，安定地長居祖家。

賈禮達一家早已返國，留下阿蔓打點後事和辦妥私務才動身。

那一天，映君到內港碼頭送行，她誼姊要乘搭佛山輪到香港，然後轉機到葡國。

抵達碼頭，映君差一點認不出這位金蘭姊妹。沒平日馬姐式的裝扮，

伴隨她三十多年的長辮子也剪掉，電上時髦的曲髮，一頭毛獅子髮型堆在頭頂，一件中袖花邊旗袍穿上身，除了瘦，這個女子，活脫脫透出成熟女人的韻味。

「阿蔓姊，我捨不得妳。」映君流著兩行清淚對她說，「妳走了，我也不知再靠誰？但我知道，妳的決定很正確，我替妳高興，賈禮達一家對妳真好，幾乎把妳當作自己人。」

「我也這樣想，換上其他主子，誰會照顧我的下半生？趁我還不算老的時候，就飄洋過海到那邊，早點適應，不然，就像一個又老又聾又盲的廢人。」說罷，阿蔓開始嗚嗚地哭，但仍不忘腳下的兩隻皮箱，一手把它們拎起來。

「妳不會寫信，我就抽空寫給妳……」映君見碼頭一旁有幾個年青人死瞪著她們，一面吹口哨，一面飛媚眼，連忙拖著誼姊站到另一邊。

「映君，我知妳跟那個水警還有來往。妳也知，他是隻花心蘿蔔，要當心！」阿蔓語重心長地對她道，「既然妳媽不反對，我也沒話說，反正這是妳們的家事，我不過隨口提一句。其實，每個男人都一樣，別太相信他，不然，到頭來受苦的總是自己，何況妳老公還在香港。要記住，錢最可靠，也要養大孩子啊。」

時間尚早，她依依地將誼姊送上船艙，兩個女人在甲板上又談了一會。斜陽照著西面的海平線，映出最後的彤霞，緋紅一片的染滿半個天陞，就像一幅朱漆色的潑墨畫，揮灑自如的畫在天邊。映君往東看，見半邊月經已升高，淡淡地勾在雲端旁。兩聲長長的船笛聲叫過之後，傳來廣播聲，說船快開航，叫送行的人趕快落船。

送走了阿蔓，天未全黑，映君想到營地街市買點菜，因為答應了石兒今晚做他喜歡的煎釀鯪魚。這個剛滿四歲的小人兒，已經開始嘴饞了，東挑西選的要喫好東西。

走著走著，她想起剛才安慰誼姊的話，叫她別擔心，方磊的來信她自會安排。阿蔓哪會知道她沒有老公的住址，一直是單線行車。她一走，通訊地址便斷了，寄過來等於白寄。這也好，不通信就不通信！映君把心一橫，趁此機會讓這個男人死了這條心，從此消息石沉大海的。其實，事隔

四年，即使重逢，也有許多隔閡了。何況她已經有了冼蒙，繼續讀他的書信只會更痛苦，心靈上等於陷入兩男一女的感情糾紛之中。

走近營地街市，周遭經已亮起街燈，見對面馬路的玫瑰堂人山人海，擠滿了參加聖像巡遊的信眾。是甚麼節日她不曉得，聽途人說，似乎是「聖母無原罪瞻禮」（Imaculada Conceição）。

巡遊鐘聲響過了十下，儀仗隊還未送出聖母像，大批教徒黑壓壓守在門前，幾個穿深紅聖袍的神甫在維持秩序。人群中，映君看見梅托太太肥胖的身軀在當中移動，夏布碎花長裙拖到涼鞋上，頭上罩著通花白紗巾，手裡數著一串紫色唸珠，唸唸有詞的站在人叢中誦經。幾個孩子在她身旁左穿右插，繞過幾扇門扉你追我逐，好像正在捉迷藏。未幾，見熱諾姬羅從聖堂門縫探出頭來，用葡文大聲喝住，孩子們做個鬼臉回望著她。映君不想跟他們打招呼，快步走過對面的太白樓，卻被熱諾姬羅一眼瞧見，一箭步的跑過來。

「哈囉！真巧，方師奶，上次妳託我找工作的事有了眉目，是衣帽間的服務員，妳可有興趣？」她提到映君託她在新花園找事的情況，但再三忠告，「妳要有心理準備，賭場工夫可不易，入職手續又麻煩，好像調查妳祖宗十八代似的。即使過了關，上落班的時間也不穩，動輒要看上司面色，才能拿到好更期。最磨人的是，人事複雜，同事間是非多多，妳能適應嘛？」

「只要多賺一點錢，甚麼問題都不要緊。」映君想不到當初的一句順口溜，這個女人真的替她找到了，且是衣帽間的差事，經已比清潔工的厭惡性好得多。但心想，對方是否另有所圖？她是出了名的醋辣子，是否要捉奸情，欲擒先縱的伎倆？

對面聖堂前的強光燈隔著馬路直射過來，炯炯有力地照著太白樓。她們站在樓梯底，就像置身於白晝一般。巡遊隊伍開始移動了，緩緩唱起了「萬福瑪利亞，滿被聖寵者，主於爾偕焉，女中爾為讚美」的拉丁文聖詩，跟著司鐸抬出聖母像，裊裊悠悠地在聖堂門前繞過來又繞過去，隨後往白馬行的方向行。映君看見熱諾姬羅頭上罩著的一塊通花白紗巾，在強光的照耀下，就像白色蜘蛛網。一張臉，清楚地照出兩彎素眉，青巴巴的掛在

眼瞼上，彷彿兩條青椒子，大概是經常修眉的結果罷。

數語之後，兩人便告分手。

兩天後，是舉行格蘭披治三級方程式大賽車的日子。冼蒙真的履行帶石兒觀賽的承諾，從水警總廳拿到三張位置不太好的票子，帶孩子和她一起到嘉思欄的觀眾席，在一排馬尾松樹下觀看賽事。

「這個位子也不錯。」冼蒙入座後跟映君解釋，「去年我在東望洋看過一場，今年轉到這位置，感覺也不錯。」一面替她理好座位，一面問石兒：「小朋友，怕不怕？等一會，賽車從斜坡奔下來，聲音響亮，很刺激，石兒怕不怕？怕的話，冼蒙叔叔替你掩耳朵。」這個四歲大的小人兒興奮得站起身，似懂非懂的搖著頭。

十一月底，除了一點秋風之外，陽光普照，曬得石兒有點爛。他逕自解開毛背心的鈕扣，準備脫下來，但映君堅持要他穿，生怕從南灣吹過來的風，一下子讓他著涼。

由於他們早入座，嘉思欄簡陋的竹棚看台只坐了一半的觀眾，人數不到一百位。映君想起上次看賽車經已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好像是跟方磊談戀愛的中段。一對初出茅廬的男女，哪有餘錢來消遣。但聽朋友說，松山燈塔附近的山頭有免費觀景，兩人決定去一趟，備了乾糧，還帶了長年不出門的侯母。三個人，在聖母雪地殿教堂（Capela de Nossa Senhora da Guia）前的空地看了一場，當是闔家的一次野宴。

侯母因為早年喪夫，獨力養大映君這個女兒。除了女兒高小時曾經留宿幫傭之外，平日不見人，見女兒談戀愛就緊張不已。面對方磊，便禮貌周周，談話客客氣氣，但未幾，又變得過於親切，當了對方是準女婿，開口閉口問他的家庭狀況，連祖宗十八代都想問到。映君見方磊支吾其詞，知道他不願透露太多個人的身世，大概跟他國民黨的出身有關，遂處處維護，叫母親專心看賽車，日後相處的機會還多。自此，映君再也沒安排三人一起出外，連方磊上門造訪的次數也寥寥可數。

石兒頭一次看賽車當然雀躍得手舞足蹈，坐在位子上不斷尖叫，惹得身邊的觀眾頻頻側目。每當跑車風馳電掣地從嘉思欄斜坡奔下來時，響起吵耳的噪音，冼蒙便替他掩耳，逗得他呵呵大樂。但當賽道寂靜的時候，

孩子又急不及待地追問冼蒙叔叔，跑車何時會出現，映君看在眼內，不禁甜在心頭。

三個人看畢全程，離遠聽到東望洋主看台傳來廣播，說即將頒發獎杯。由於他們遠離頒獎台，根本看不到熱鬧。見嘉思欄的觀眾陸續散退，也就魚貫離場。

天黑了，冼蒙打算帶他們到沙利文喫一頓葡菜。

「不，還是到財神飯店喫小炒罷？」映君建議道，「聽說，做得挺不錯。」

映君知道孩子不愛喫西餐，才會提出異議。但說罷，立即感到母子倆是頭一次跟他出外，便要對方來遷就，總覺得不太合適。除了西餐，也不知這位紅鬚綠眼的老外會否喜歡喫中菜？以他嘴纔的口味，要摸清他的胃口也不容易。

「也好，反正很久沒上廣東菜館了，上次是幾年前跟同事鬧著玩。對了。」冼蒙好像想起甚麼似的，問道：「是否那家價錢相宜的館子？我老婆和同事也曾光顧。」

「那麼，會否碰見你老婆？」映君帶笑道，一面拖著石兒往巴士站頭的方向走。

「看來妳也怕了她。」冼蒙道。

「誰不怕？一個女人，偷偷地跟有婦之夫在一起，面對他老婆，總會感到歉意的。雖然，一段婚姻不能維繫，一定有它的原因。」

「映君，妳別去新花園見工好嘛？」冼蒙突然這樣要求，高大的身軀原來跟著她們身後，現在搶到她們的跟前，道：「我猜，她幫妳，就是想要接近妳，隨時探知我們的行踪，妳拿借口拒絕她。」

「為啥？你也不是個畏妻的人，怕甚麼？」

「你們中國人說得對，『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我只怕大姊知道了會誤事，還是避忌一點好。雖然她不太管我，對熱諾姬羅也有許多埋怨。我大姊希望她留在家中帶孩子，但她老是不情願。」

巴士駛到財神飯店的門前，已經將近八點鐘，門口等候的人龍不算長，很快便入座。映君帶兒子走進女廁撒了一泡尿。今天，石兒喫多了涼

果和雜食，又超額地呷了兩瓶沙示，常常鬧著上廁所。

冼蒙不懂得叫菜，映君便點了四個小炒，都是孩子喜歡的，又對冼蒙道：「這裡的粉葛鯪魚湯很馳名，我和阿蔓也嚐過，來一個好嘛？」

「這位師奶真懂得點菜。」身後的伙計在賣花讚花香，「老火湯，本店鎮山之寶啊。」

「不，難呷死了。」冼蒙一口便回絕，「我最怕你們的藥材湯！」

映君見他唇上的一撇鬍子歪了下來，露出不悅的神色。

「沒藥材，是粉葛、蓮藕和生魚熬的，來一個試試，包管滿意。」伙記還在落力推銷。

「別囉嘛，我們叫別的。」冼蒙堅持道。

坐在一旁的石兒開始不正經，拿著一對竹筷用力地敲打檯上的碗碟。

「別再鬧，不乖！冼蒙叔叔不帶你看賽車了。」冼蒙半兇半笑地盯著他，「你喜歡不喜歡冼蒙叔叔帶你出外？」孩子半歪著嘴的點了頭。

「真不明白，我帶著這個鬼靈精你還跟我在一起。」映君順勢道，「其實，只要你老婆不管，外面還有許多條件不錯的女人等著你，何必選中我；我只會變成你的負累啊！」她不用鼓起勇氣便說出這番話，因為知道彼此都是成年人，各自有家室，根本不會地老天荒的在一起，何必再糾纏。

「映君，老實告訴你，頭一次在賈禮達的家中遇見妳，我就覺得妳很像我讀中學時的一位老師。我喜歡她，一直暗戀她。」

「是嘛？葡國人？」

「不，本地人。當年鮑思高中學有一門叫遠東文化的科目，請來一位懂得葡文的本地女教員。課程內容是教中國傳統和民生習俗，希望我們融入本土，了解多一點華夏文化，最終希望牛叔的下一代可以跟澳門人好好相處，達至政府易於統治的目的。每個月兩節。我對那位女教員很有好感，一直念念不忘。我的俚語就是從她身上學回來。畢業之後，有一次，我們在板樟堂的街頭重遇，那時候她已結婚，熱諾姬羅也快將分娩了。但不知為何，重遇她，我的內心又湧起許多凌亂的感覺。」

映君望著他那條筆直的鷹勾鼻，鼻尖微微抽搐著，呼吸聲也重了許多，下巴的一字形小窩子更見憂鬱，便知他說這番話時，內心顯得有點激

動了。

原來，他的心，埋藏了一個愛她的真正原因。但當這個隱藏的動機消退之後，他跟她，就不會再在一起。她知道，他們沒有海誓山盟的任何條件，她只是跟一個老外短暫地相愛。她已打定了輸數，為這段沒結果的感情作好準備。她明白，當一切回復正軌的時候，彼此的生活便各自的。現在，兩人不過是在放縱中取得歡愉，暫時忘卻生活的不快。

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氹仔傳來警察鎮壓民眾動手打人的消息。尤其是葡國差人打人打得更厲害，不單出動鐵枝，還用警棍甚至催淚彈。被毆的大都是擴建坊眾學校的搭棚工友。無線電還說，警方連看熱鬧的民眾都不放過，拿鐵鏈和鐵銬毆打他們。一時間，起鬧的民眾和前來聲援的街坊齊集到差館門前，抗議執法者無理對付手無寸鐵的工友。有幾十個大膽的民眾更向差人喝倒彩，當中十幾個被差人打至重傷。到最後，警方拘捕了一批人士，許多都有左派背景。聽說，他們被捕的時候口裡不斷喊著革命口號，又唱紅歌，揮動毛語錄，口口聲聲說要跟差人拼命。這一場澳葡警察和氹仔居民的激烈衝突，造成很大的離島動亂，跟著蔓延至澳門市區。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十七個字，頓成街知巷聞的歌曲，連無知婦孺都琅琅上口，傳誦澳氹。

映君跟許多澳門人一樣，知道氹仔那邊的擴校工程多來年都被政府阻延施工，一直處於談判的膠著狀態。說到底，這是「錢作怪」，皆因工會和工友誓不賣賬，拒絕疏通，斷了當局的抓錢財路。

她在氹仔開工的手襪廠早已停工，連往來澳氹的渡輪也不按時開出，航運處於半停止狀態。即使開工，交通也成疑問。映君現在只靠渡船街的塑膠花廠每個月幾天的工錢維持生計，基本生活很拮据。加上侯母留在家中帶孩子，根本不能出外打工，經濟就更捉襟見肘。不是冼蒙偶然補貼她一點，真不知如何過活？起初，她拿了這位牛叔的錢還有點難堪的感覺，

久而久之，變成習慣，也就欣然收下。這是方磊失蹤之後教她承受的生活壓力。但她告訴自己，怎麼難捱，也要咬緊牙關捱下去。

一個深宵，她在家裡做小活，孩子和母親早已上床。映君拿出隔鄰送過來的昌明土製火柴廠的幾盤未完工的火柴盒，用漿糊塗在方形盒面上，留下一面貼火藥紙。燈光下，一個個「雙囍」圖案的盒面橙紅粉綠的映在眼前，看久了教她目眩。偶然抬頭，見窗外黑色的夜空掛著一鉤月。隔著距離，細得如同一顆星，卻皎潔，倒 C 字形的依在遠處的山巒。她想起香港那邊的丈夫，調景嶺的山巒是否一樣可以看見這鉤月。假如方磊仍未睡，會否一樣憶念澳門的妻兒哩？

她相信方磊的第三封信經已寄出，可能在打回頭的路上。看著母親和石兒在碌架床的下鋪睡得正酣，悄悄地走了過去。母親的額頭上飛著一隻蚊蚋，她輕手一拍，將它拍扁，然後把蚊帳放下來，蚊帳軟軟地滑下去，有一種溫柔婉藉的感覺。走回桌前，順手打開無線電，裡面沙嘩沙嘩的波段在叫。她將音量調至僅可收聽的程度。這是家中最值錢的東西，是方磊幾年前用二十塊買下來的，等於他在鐵城教書的半個月人工。

方磊懂得一點機械常識，經常更換零件，改裝無線電，將訊號調校至可以接收「美國之音」的頻道。晚上，他批閱學生的作業之後，便會偷偷地收聽，跟進美國最新的反共消息。當然是中文廣播。

每個月，他從台灣收到幾份過期的《自立晚報》，內容都是中共所謂的反動思想。為免扣查，台灣的匿名寄件人在包裹裡夾了許多還珠樓主的武俠小說，信皮註著「書籍」。寄件人大都是僑居台灣的港澳特務。先寄香港，然後轉到澳門。

他最愛讀報上的政治評論，白天上課沒時間，就將報紙摺成一團，甚至剪成細塊，一手塞進褲袋裡，有空便拿來細讀。每讀之前，都會張望四周，看看有沒有可疑人物在監視，彷彿在幹犯法勾當，久而久之，便成習慣，就像鼠人一般。

映君習慣了他的鬼崇行徑，知道他的政治信仰改不掉。她不反對，等於默許他繼續做個親台人士。何況她在鏡平學校只唸到小學，政治方面根本辨不清甚麼大道理。許多時，反而成為方磊灌輸反共思想的對象。

方磊喜歡翻開殷海光的《邏輯新引》教導她，還說：「這是最淺易的一本了。裡面沒有甚麼深奧的道理，只教妳如何認清是非，讓妳在有疑問的時候明辨對錯，分清真相，尤其在大是大非上，別讓妳站在灰色地帶，不辨事情的真偽。」

「去你的！我哪有工夫讀這些。」映君罵道，「每天照顧你們兩父子，已經教我疲於奔命喇！」

「妳把岳母接過來，別讓她再在外面幫傭了。她在這裡可以幫手帶石兒。我能養活一個丈母娘。何況她跟姊妹們留宿在外也不是長遠之計，靠朋友，不如靠女婿。妳知嘛？我還要教妳讀懂國父的《建國方略》。」一面說，一面吹著口哨走出門，映君聽得出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調子。

回首前塵，不覺已經零時，映君差不多將兩紮火柴盒的小活幹完，次晨便到草堆街的工廠交貨。一路上，途人稀疏。經過新馬路，從郵政總局走過去，剛停在平安戲院的斑馬線上，隱隱聽見遠處敲鑼打鼓的聲音，斷斷續續從國際酒店那頭傳過來。

正在跟途人好奇地張望，一個男子叫住她。

「是你？那麼早？」見漢馬師傅身穿藍色恤衫深灰西褲的站在面前，襯得他原來黑黝黝的膚色更見暗啞，五短身材，份外顯得映君高挑。

「是啊，郵電司長今晚請客，我到營地街市買點鮮肉。」漢馬答，「等一會，還要到香料店買點佐料。對了！聽說妳到過一位水警的家裡做大廚，成績不錯，人家還讚口不絕。」

「一定是阿蔓告訴你的。甚麼大廚不大廚，不過是閒來幫幫手。」映君知道他在取笑，便道：「我的工夫，不就是你教導的。」又問：「阿蔓走了一個多月，有沒有她的消息？」

「家鄉剛巧有親戚過來，聽他說，已經安頓下來了！」

「那太好，過兩天，我會寫信。但她不認字，只怕沒人幫她讀。」

漢馬不是純粹的葡國人，混了許多血統，包括蒙古和俄羅斯。由於生得矮，人家背地裡便喚他「鬼佬晏嬰」，他也不知道這稱號的意思。

漢馬自幼跟隨當廚子的父親從南葡國移居澳門，一直在郵電司司長的

家裡做廚子。一手好菜，做得滿城鄉親父老豎起大姆指。映君經阿蔓介紹之後認識了他，有空便到郵電司的大宅討點外快。她的廚藝，便是他親自傳授。

兩個人站在路旁聊著，巡遊隊伍漸行漸近，在一片敲鑼打鼓的喧聲之中，聽到擴音器大聲地喊：「打倒牛鬼蛇神，打倒蘇修主義，打倒反革命份子，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美英帝國主義。馬克思思想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映君心想，會否是慶祝一二·三抗爭勝利的巡遊隊伍哩？只見一大群身穿白恤衫寶藍長褲、頸領結著紅絲巾、口袋別著小毛章、手臂戴著紅袖章的年青男女，一個個揮動著手上的小紅書，昂首闊步的走在馬路中央。一面走，一面唱紅歌。兩旁駛過的巴士、小轎車、摩托車和三輪車都讓了路，慢駛得如同蝸牛。

映君記得昨天聽來的街坊消息，說澳葡政府已經向暴動中的死傷者簽字道歉。無線電整天在播：「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九日，澳門同胞目睹澳督嘉樂庇（Nobre de Carvalho）在中華總商會禮堂向澳門各界同胞代表、澳門工聯會理事長梁培呈交答覆書，正式向全體澳門市民道歉，並承擔一二·三事件的所有責任。澳葡代表秘書長波治隨即到拱北向廣東省外事處呈交實施條款書。」

沿路的途人目送巡遊隊伍漸行漸遠，映君才對漢馬說：「對不起，勝家衣車的月費通融一下好嘛？下個月，準會還給你。」

「那些小事，別放在心裡。有甚麼需要儘管告訴我。好了，我趕著買菜……對了！有沒有妳老公的消息？聽說他到了香港。」

「他偷渡到那邊一段日子了，現在住在調景嶺，還有家書寄過來。但他不讓我回信，生怕會出事，所以我連他的通訊住址都沒有。他的信，一直寄到阿蔓處，自從她走後，我也不知他有沒有再寄來。」

「妳放心，他一定會寄。兩夫妻，沒有解決不了的事，假如找不到安全住址，就用我的罷。」

「謝謝你，有需要，一定告訴你。」

綠燈亮起來，看著漢馬橫過馬路，矮小的背影向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的方向走過去。映君對他實在感激，這麼好心腸的南歐人世間罕見。

年過三十，她也沒遇過甚麼好男人，每段關係，都沾上髒氣。但她在遇難捱窮的時候，讓她遇上了漢馬和阿蔓，就是狂風暴雨中最大的兩個避難所。

映君送完火柴盒，收到五塊工錢，在回家的路上還是想著漢馬剛才的話，「兩夫妻，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方磊突然失蹤，當然是他的過錯。他要出走，縱使有百般理由，也不該不辭而別。這樣做，只會顯出做丈夫的不負責任。

消失兩年，忽然來信，始終撫平不了她對他的憤恨和埋怨。他要她一個人在這段日子裡獨力承受經濟的壓力和心靈的創傷，已經造成了無法彌補和原諒的過錯。這比當年要她犧牲色相、用美色勾引男人更加殘酷。當年，她還有青春，既無家累，又是愛情至上，可以任意妄為的做人。那些輕狂歲月誰人沒有經歷過？但現在有了孩子，一切該以家庭為重，而不是那麼自私，但為何他會一言不發的離開家庭？

她愈想愈氣，不經不覺走到康公廟旁。站在石屋前，卻忘記拿出鎖匙，良久，才開門進去。

甫進家門，映君見母親跟石兒正在胡亂地開啟無線電的按鈕，播音員的聲音時隱時現，噪音聒耳。映君按捺不住怒氣，大聲罵母親：「妳還不懂事？還年幼？跟他一起搗蛋罷。這是家中最值錢的家當，弄壞了，你們才安心？」一手便把無線電關掉。

侯母一臉無趣的抱著外孫兒坐到床沿，孩子見母親目露凶光的樣子有點怕，嘴角歪歪的扁著。映君止住了情緒，定過神來，便感到自己的怒氣不該發洩到家人身上。剛才依稀聽到無線電傳來新聞廣播，就想起今晨在新馬路看到的巡遊隊伍，不知發生甚麼事，便重新打開無線電，一聽，原來正在播送政府的特別消息，說澳督嘉樂庇宣佈嚴格執行打擊貪污政策，從即日起，各項措施即時生效。

由於一二·三事件的慘痛教訓，澳葡政府兵敗如山倒。有一段日子，真的痛定思痛。每個部門，對貪污腐敗都嚴厲打擊，除了上層官員之外，

許多中下層的公務員都受懲處，輕則警誡，重則查辦。一時間，官場之地，人心惶惶，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官僚惡習隨即收斂，倡廉之聲甚囂塵上。

冼蒙隸屬的水警稽查隊當然不例外。他是中層，手下有幾位兄弟跟他打拼了一段時間。除了公務，私底下常有交往，有空便到葡人酒吧呷幾杯。有一晚，映君差不多上床了，剛熄燈放下蚊帳，門外傳來叩門聲，她走過去問是誰，知道是冼蒙，忙忙開門，見他身上還穿著水警制服，連忙欠身讓他進來。

「都睡了？」冼蒙問。映君聞到他一身啤酒的淮花氣味，一陣陣撲到鼻尖，裡面混著古龍水的香氣，別有一種刺激的氣味。

「我想在這裡借宿一晚，妳不會反對？」映君有點錯愕，但沒哼聲，只想，這間小石屋，怎能容得下一個大男人，但這是他頭一次有這樣的要求。平日他們要歡好，冼蒙總帶她到沙梨頭一棟出租別墅。畢竟，家裡鎮日有老人家和小孩子，做那些事，始終要避忌，即使侯母已經默許了這段來路不明的關係，置身動蕩的年代，甚麼事情都會發生。

「怎麼，又跟老婆吵架了？」映君拿過搪瓷臉盆，從水壺倒出熱水，教他用毛巾擦了把臉，然後沏了一杯薑茶給他解酒。原來想多問幾句，又覺得自己沒這權利，就止了口。見他坐在縫紉機旁的藤椅子上呷過薑茶，不久便鼾鼾入睡。

早上七點，太陽曬到石屋的窗台，映君吩咐侯母帶孩子出外到附近公園玩一會，還給她一點碎錢，叫她到工人康樂館喫早飯。打發完畢，再三叮囑她叫碗稀粥給孩子，因為這兩天，石兒的牙肉正在脹痛，乳齒快脫落，下午她要帶他到鏡湖醫院看牙齒。

映君見冼蒙昨晚伏在縫紉機前就瞌了一晚，一定睡得不太好，見他醒來就輕聲問：「休息一天罷？不如上床瞌一會。」

「不，我要回去，不然，上司的面色更難看。」說畢，整整制服，匆匆地便出了門。

映君一心惦記著孩子的牙痛，想著母親一定帶他到工人康樂館喫早飯，連忙趕到那邊，從飯堂幾排食客叢中找到兩婆孫，離遠便聽到石兒在發脾氣，鬧著不肯喫稀粥，她急急腳走過去，叫母親去買菜，自己帶孩子

上醫院。

可能因為周末的緣故，時間不到中午，小兒科的登記處已經出現了人龍。大暑天，頭上一把蝴蝶形鐵鏞風扇搖得很勁，發出巨響，又吹出一室翳熱。正在輪候時，映君聽到一把熟識的女子聲音，嗓門尖而亮，刮得人耳膜隱隱痛。聽久了，辨出了是熱諾姬羅的聲音。

「你還罵我不顧女兒？昨晚她發燒，燒到四十度，那時候，你在哪裡？在跟女人鬼混罷！」

「妳管管自己！」冼蒙扯高了喉嚨，一字一句的聽得分明，「妳只顧上班，女兒發燒也不知道。假如妳聽大姊的話留在家中帶孩子，哪會發生這些事。現在家裡是否欠了妳的一份家用，一定要妳賺回來？」

「好了，好了，別吵了，回去再說罷！」梅托太太原來也在場，聲音卻低沉，「都是我不好，只顧上聖堂告解，害得孩子無人照顧。家裡的幾隻嘩鬼又不中用，一個個只顧玩，正經事情一點都不懂。」

映君不想碰見他們，連忙帶石兒走到一角。想不到這家葡人，可以在大庭廣眾鬧起來。

半晌，聽不見任何動靜，猜是他們送了女兒上病房，看熱鬧的人也開始散去，這才拖著孩子往掛號處。心想，冼蒙昨晚為何突然找上門，今日又跟老婆吵大架，究竟發生甚麼事？憑他一貫愛理不理的脾性，不會為發燒的女兒操點心，但他竟在眾目睽睽下大發雷霆，一定有他的原委。他不告訴枕邊人，大概跟熱諾姬羅已經沒有多少體己話。昨晚他宿醉之後，她也來不及問個究竟，今天就要主動打聽一下。

待石兒拔掉乳齒之後，映君叫了部三輪車直奔家門，叫侯母照顧孩子，逕自往東望洋水警稽查總廳去。

雖然冼蒙曾經說過，沒事，別打電話找他。但她在附近一間辦館還是打了一通，冼蒙接聽後有點錯愕，但仍是答應見面再談。

這是映君頭一次到水警總廳，在門口站了一會，還未見冼蒙在約定時間走出來。映君無聊地望著大門上「Policia Marítima e Fiscal」的一行葡文，門楣上高高懸著麥哲倫時代的大帆船圖案和十字架船錨徽記，一旁寫著「水警稽查總廳」六個工筆楷書，中葡雙語，遺留下古葡國航海事業的歷

史風光，令映君感受到殖民政府的一點餘威，頭一次感覺到葡人管治澳門的力量。

等了十分鐘，映君拿不定主意，疑心自己這樣出現，是否出於一時衝動。但她跟他來往了逾兩年，雖非正常的男女交往，卻很特殊。在這多事之秋，對一個傳統保守的婦女來說，尤其是失掉丈夫的中國婦女來說，是何其重要的一步。

隔著門，她聽見裡面幾把粗聲大氣的男人聲，操著葡語，當中卻沒有夾著冼蒙的聲音。

良久，冼蒙才施施然走出來，制服的襟前和胳膊上都別著水警勳章，在黃昏的夕照下閃出亮光。一見她，就看腕錶，開口道：「我們喫飯去，有一家葡國餐廳在海角遊雲，菜做得不錯，我帶妳去。」

冼蒙駕著摩托車把她帶到目的地，她已習慣了攬著他的腰身，風馳電掣地坐在車後。兜著風，她的臉，有一份清涼的快感，耳際間聽到撲颼撲颼的風聲，那涼意可以洗滌凡塵的惱氣。她覺得和他一起不會長久，卻享受著暫時的痛快。

也奎餐廳位於海角遊雲水塘的左岸，幾張座位，小小的卻很雅緻。室內沒有南歐裝飾，似一間普通的西餐館。從進口的落地玻璃可以看見整個水塘。西山旁的太陽正在沉落，映得雲端微彎的鱗鱗彤光，四邊雲角反射出紫銅色，看上去就像油畫上幾處凸起的彩光。

冼蒙叫了他喜歡的幾道菜。一些是映君從未嚐過的，像磨菇碎片和鹹甜青豆。一種新奇的口味嚼在嘴裡，映君感到沐浴於幸福之中。看著眼前這張微黑俊朗的小鬍子的臉，她幾乎忘記了約會他的真正原因。

「妳一定感到我這兩天有點反常。」冼蒙呷著葡萄酒，右手機械地搖著高腳杯，又嗅嗅散發出來的酒香。杯中物在天花吊燈的照耀下，閃出淺黃的亮光，映君看見他面上開始泛出微紅。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問問，究竟發生甚麼事？」映君用微笑來掩飾內心的異樣，畢竟，這是他的隱私。頓了一頓，才續道：「其實，我沒權過問你的私事，更沒權管你的家事。跟你在一起，已經是我失敗的婚姻的意外收穫，這收穫就像分紅。但分紅的事，不會經常發生的。」

「這證明妳愛上了我。即使不愛，也是關心！」

「人的感情很複雜，我讀書不多，也知道愛一個異國人兼有婦之夫，肯定沒有好結果。但在這種艱難日子，有一個像你這樣的老外來扶持，可以教我稍稍喘定一口氣。」

「妳是我的紅顏知己，看著妳，我的心，就有一份說不出口的安詳之感。但我知道，我的性格不會長期處於這種狀態，難保有一天，這狀態將會變質，正如我失去了對熱諾姬羅應有的做夫妻長相廝守的承諾一樣。對一個天主教徒來說，這是死不可饒的罪過。」冼蒙說到這裡，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良久才說：「我跟她經常吵架，尤其最近，水警廳鬧著風波，影響了我的心情。妳知道，我們當公務員的，貪污之風非常猖獗。即使最近當局嚴禁，一些人，還是陽奉陰違地犯事。做水警，除了每個月的俸祿之外，三分之二的收入就靠充公得來的走私貨，像私煙、私酒、色情刊物和走私古董等，都是薪水的來源。上下官員，瓜分得來的金錢也很可觀。長年累月，我們習慣了分贓。自從來了個一二·三事件之後，政府敗北，連總督都要向你們鞠躬道歉，遑論我們這些魚毛蝦仔了。現在每個部門都嚷著反腐敗，上頭都在嚴厲執行，寧枉勿縱。我們幾個同袍，最近不是捱批就是捱罵，日子真的不好受。也不知往後的工作怎麼辦？一些同僚，已經謀定後路，許多都打算回鄉。昨晚我和他們呷多了幾杯發牢騷，不想回家，惟有上妳家借宿。」

她沒有告訴他下午在鏡湖醫院巧遇了他們，也覺得無此必要，只感激他當她是情婦之餘，還把她當作傾訴對象，將心事盡情透露。她沒出聲，默默地喫著最後上檯的甜品。這甜品做得不錯，是塊果批，入口鬆軟，不甜不膩。望著落地玻璃前的水塘，海角遊雲的水面黑得如同死了一般。但一彎倒C字形的皎月，明亮地掛在當空，月影落到水塘中央，鱗鱗波光，一皺一皺地翻動，微微地又散了開去。縱然他們快要各自歸家。但她永遠不會忘記，這一晚，她跟一個葡國人在這裡一同進餐的片斷。



暴

流

若是八年前，他是絕不會返回家鄉廣東番禺探親的。

八年前，傅生在香港「泰華國貨」的工作剛上軌道，根本沒空也沒興趣回鄉探望他的老爹，因為，他一直以為，這位歸國的父親，年逾七十，身體還很健壯，無須刻意關心。誰料六六年交春，他接到堂弟傅永的來信，說老爹突然中風，在耀輪醫院昏迷了七十二小時。主診大夫耿晴還說過，一位奔八十的老人家，開刀太危險，讓他自然離開比甚麼都有福。現在院方沒甚麼可以幫忙，只靠腦掃描儀器來探測病人的腦部狀況，看看腦血塊和神經線有否突變。飲食方面，就靠鼻胃管插入，排尿就靠導尿管排出。這樣的老人，不就等於倒數日子，活像植物人。有幸的話，就是一位命長的植物人。

堂弟傅永的來信，頭一段寫得老爹的病情有多恐怖便多恐怖。他不知道堂兄的簡體字讀寫俱佳，通篇寫滿繁體字。傅生不知對方是否在炫耀自己小學教員的身份？只可惜，錯漏百出，例如，將腦充血寫成腦「衝」血，耀輪醫院又變成耀「輻」醫院，讀得傅生搖頭歎息，暗自竊笑。

傅永的信件一共只有三小段。第二段是戲肉，問他，鄉下的祖屋是時候分家了嗎？祖傳的房屋左右兩棟，鎮日都由他們打理。右邊一間，原本就是老爹一人居住。老人家行動不便之後，三餐一宿，就由他們來照顧。衛生打掃，都歸他們，暗示傅生的父親根本就是個「廢人」，行將就木的意思。最好趕快分家，囑堂兄儘早回鄉，商討家事。傅生暗忖，傅永的為人不似這樣，此信的背後，想必是二嬸幕後策劃。趁大伯入土為安之前，便來個一刀兩斷。

傅生坐在廣州的麵包車前往家鄉。車子在高低不平的黃泥路上不斷顛簸。想起傅永的信件最後一段，彷彿叫他回來後趕快為老爹辦理後事，跟著商量分家。

上次回鄉，已經是八年之前。是堂弟的大喜日子，娶了一位從北京南下的姑娘。喜帖上寫著新娘子的名字叫「沙芬」。

他老爹八年前還很健壯，獨個兒跑到碼頭接他。聲音洪亮，劈頭就叫

「牛一，牛一，這一邊！」，令一眾接船的鄉親父老叔伯兄弟為之側目，一張張鄉巴佬的笑臉對住這位香港客，教傅生好生靦腆。傅生記得，小時候在家鄉便有這個乳名，從大陸叫到香港，叫得街知巷聞，全因為老爹的「手民之誤」，在孩子的香港出世紙上將「生」字寫得太開，變成「牛一」。待他換領成人身份證時，才把「傅牛一」改回「傅生」。

老爹孔武有力，一把將他的褐色皮革行囊扛到肩膀上，還道：「你怎麼搞的？不多住幾天？行李扁扁的？連送親朋戚友的手信也沒多一件，教我如何向鄉親父老交代呢？」

「老爹，現在的時勢，錢最實際！」傅生拍拍外套上的口袋厚厚的一疊人民幣，道：「兩百元，入境時已經報關，可以全數留下來。就是沒有紅包套。你有糧票或者肉票，就跟我兌換。」

「好！但你堂弟的結婚人情怎麼辦？鄉下人，還是按老規矩好了。今趟你死鬼老母私藏的玉如意很管用。傅永娶妻那天，你早一日給他送過去。這是傅家村的老規矩，不送錢，送家傳。記住囉！」一面說，一面領著兒子攀過一座小山崗，然後向公車站的方向走。

沒回家鄉這八年，沿途一帶的農田景致還是老樣子。左邊一大片田地種的是瓜菜和水果。田地上綠綠黃黃的葉子在風中飄蕩，很有飛舞的動態。右邊一排疏疏落落的茅舍，在夕照下，透著似褐非褐似黃非黃的古銅色，倒有點兒古山水畫的意味。

傅生一面跟隨老爹的腳步前行一面想。老爹不就是為建設新中國才第一時間歸國嗎？但新中國，到底建設了甚麼？不，他咒罵自己，「羅馬也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但今天他的內心有另一番心事，一路上，卻不敢告訴老爹，自己已經結識了一位對象，很快地，老爹將有一位兒媳婦。結婚當天，他要在香港宴客還是回鄉大排筵席呢？現在還是想不通。

這位叫江掬彤的姑娘，是他在學校唸書時認識的學妹。低他四屆，生於「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跟廣東就是一省之隔。掬彤現在在「香港女服工會」辦事，主要處理工會的財政和收取會員年費等工作。工會改選後，她跟新任的主席宋羚不咬弦，時不時抱怨受閒氣。但現時香港地人浮於事，這些日子，只得吞著一肚子的氣繼續上班。

掬彤是她父親的掌上明珠，閔叔一直寵得如珠如寶，全因為女兒自幼失去母愛，閔叔獨力養大，當然視作寶貝。起初，傅生跟她交往，閔叔也百般刁難，沒意思將女兒交託給他，後來見傅生態度謙和，處處施展「外父政策」，才逐漸改觀。現在一有空，閔叔還相約傅生，兩人一起上馬場、看大戲、飲茶、逛街甚麼都有。閔叔是英國高官的私人司機，懂得簡單的英語，跟禮賓司司長麥克格爾先生勉強溝通，寄住主人的府邸，等於二十四小時候命。遇要事，便要第一時間駕車接送司長的一家大小。

傅生忙著談戀愛之餘，就跟莊淳德和鄭匡兩位舊同學老友鬼鬼，經常出雙入對，就像「三劍俠」。傅生跟他們是從小學一直唸到中學，都是在同一間左派學校就讀。這間叫「漢江中學暨小學部」的愛國教育機構，專收寄宿生。歷年來，學校出過不少響噹噹的人物。不是在科研上有成就的專才，就是在學術界有貢獻的學者。還有幾位體壇傑出的運動員，像莊則棟的師弟，就是漢江出身。但最厲害的是，學校同時出了許多社會運動的先驅者，都是叱咤一時的政界人物，為漢江帶來不少榮譽之餘，同時鬧出不少風起雲湧的事端。

掬彤原本屬意莊淳德，但他長得矮，不到五呎四，同學們便跟大陸「小字輩」的叫他「小莊」。掬彤是小莊妹妹莊淳好的同班同學，比淳好大兩歲，經常跟淳好在宿舍房間一起溫書。起初，小莊跟掬彤見面只點頭說幾句客套話，日子久了，益發變得沉默，宿舍內只有兩位女生靜靜地在溫習功課，小莊則東摸西摸的打發時間。待她們初中畢業，小莊已外出謀生，在土瓜灣的「仁韻人造塑膠花廠」當科長，一做就做了幾年。

那時候傅生也在泰華工作了一段長時間。雖然唸書時曾與掬彤相好，但一度分手，直至那年十·一國慶，「勞聯」舉辦了一場燒烤會，大夥兒到鹿頸燒烤場野宴，傅生赫然發現小莊和淳好帶同掬彤一起出現。自此，他便重新決定，必須跟這位標致的學妹再續前緣。

「牛一，我問你，小莊真的想一輩子打光棍嗎？」近日掬彤在傅生的面前老提這個問題不下三、四趟：「你是他的沙煲兄弟，一定知道他的想法。你們都是三十開外，不能再蹉跎歲月！你看，淳好都結婚產子，小莊還吊兒郎當，對婚姻好像愛理不理的。從前我跟淳好在宿舍裡一起溫書，

每次遇見他，總見他呆坐一旁，不是讀《蝦球傳》，就是讀《青春之歌》。有幾趟，更離譜，坐著抄《毛詩》，是毛澤東的《清平樂·六盤山》，用狼毫筆在九宮格紙上細細抄寫。給他氣死了！」

「他哪有妳說的愛國和勤奮？」傅生笑著道：「從前我和鄭匡一起溫功課時，總見他跟貓咪玩耍。要不，就是拿著鉸剪肢解無線電，左看右看的研究。」

「唔！」掬彤從鼻腔裡哼了一聲，「你們這些男生，遇見女生便扮乖乖。但說真的，除了政治言論偏激嚇唬了女生之外，憑小莊的長相，不失為一位俊哥兒。許多女生，就是喜歡這類型。要是高上兩吋，就是搶手貨。你是他的好兄弟，有機會便勸勸他，別再挑三揀四了，趕快物色結婚對象吧。」

「聽妳的口吻，似乎對他也曾心動。是嗎？江掬彤？」傅生恥笑她，還要扮鬼臉。

「死相，狗口長不出象牙來！」

「其實，妳跟他也是多年朋友，大可以直接問他。必要時，替他做大媒，找個女朋友，反正女服工會的女生多的是。」

「姣！姣！」掬彤一向是桂林口音，有時候，將「好」字微微變成「姣」字，「牛一，你就替我打探打探他的口風，看看他的胃口可有改變。從前淳好告訴我，他喜歡偏肥，像白燕。還說他喜歡伴侶高個子。奇怪，男人喜歡高女人，真是奇哉怪誕了。難道真的像台灣小說家姜貴的嗜好，喜歡『高矮配』？」

傅生不知道當年掬彤有否讀畢姜貴的《重陽》和《旋風》，但他肯定對方啃過這位名作家的野史，不禁陰陰笑。又點上良友香煙來抽，然後打量掬彤的身高，道：「妳五呎六，小莊五呎四，不就對了他的口胃。妳偏肥，似白燕，不就更匹配。」

「牛一，你再說，我便要……」掬彤作勢要打他，但手勢在半空中便擱了下來，略胖的臉蛋屬於少女發育期的末端。傅生看著她的顴骨漸漸泛紅，便知她有點不悅。從此，他便猜到掬彤對小莊並非全無遐念，可能有過「神女有心，襄王無夢」的階段。

提起小莊，三劍俠中，傅生最擔心的就是他。

小莊和淳好自小便沒父沒母，由他們的姑姑帶大。姑姑是位富太太，六十年代初期因為生怕新中國成立後意圖解放香港，便跟丈夫移民花旗國，留下小莊和淳好在寄宿學校唸書。兩年間，才回來探望他們一、兩趟。

「小莊，為何你們不跟姑姑一起赴美呢？那兒的發展機會多的是，許多港人，都喜歡移民花旗國，你們曾經考慮過嗎？」有次傅生問小莊。記得是兩人畢業後外出謀生不久之時，還道：「你姑姑和姑丈膝下猶虛，一直把你們撫養成人。申請過去，一點困難都沒有。」

「我才不要去！」小莊一貫的傲氣道：「淳好也不會過去，她快嫁人，留港等著生孩子。老實說，我恨老美。恨老美偏袒日本佬。恨姑姑姑丈的反共不愛國。人民政府成立之後，國家不是挺好嗎？我們在自己的地方活得有尊嚴，為何要到花旗國當二等公民？牛一，你讀報章，不是讀過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策動越戰嗎？別國的內政，老美總愛罵上幾句。等一下，連中國的國事都踢一腿，就是喜歡當國際警察，揚威世界，控制天下。但你別說我莊淳德盡是偏幫左派，美國政壇，也有值得讚譽的一面，像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爭取黑人擁有公民投票權便很棒，直追新中國實行財富均分的大同世界。」

傅生想不到閒閒一句，竟惹來老友의 長篇大論，說出一大堆政見。但他深明小莊的為人，也就見慣不怪了。

有時候傅生不禁要問，好友的烈性子打從甚麼時候開始呢？印象之中，大概升中期間，傅生便感到小莊對中史有一份特殊的敏感。讀到列強瓜分中國和八國聯軍的課文時，對方是義憤填胸。一方面憎惡晚清的腐敗無能，另一方面又痛恨列強入侵的卑鄙。一讀到八年抗戰跟國共內戰，小莊便跑到宿舍纏著蒯老師借閱他的「私人珍藏」。大部份是野史，卻教小莊讀得津津有味。每晚挑燈夜讀，讀得廢寢忘餐。到如今，小莊的個性變得不平則鳴，除了痛斥日本鬼子的侵華惡行外，現在談起越戰，一講到甘迺迪和詹森（Lyndon Baines Johnson），就大發雷霆，摩拳擦掌，破罵對方的虛偽，造成戰事的死傷。不是說美台勾結助長蔣匪的氣焰，就是直數美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是左右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的頭號大敵。

「我要看看美國的海軍艦隊有多威風。難道中國人就抵禦不過他們的

船堅砲利？牛一，你陪我去，一起去見識見識。」

上個月，由於美軍第七艦隊指揮艦剛巧途經香港補給物資，軍艦停泊在尖沙咀海運碼頭，小莊便約同傅生一起見識。兩人看罷軍艦，便往天星碼頭的方向而行。

時間不到五點半，天色已經烏雲密布，快要下雨的樣子。從九龍望向維港，白頭浪打得不高。幾艘帆船和小艇在海面緩緩行駛，太平山下的大廈華燈初上，紅紅綠綠的連成一串串閃光的寶石一般。遠眺上環，招商局的大樓從天台懸下一幅毛主席頭像的布幔，上寫著「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萬歲、萬萬歲」。海風吹動大型布幔，颯颯地飄揚起來。乍看，就像一頭巨型猛獸隨風舞動。

兩人走近天星碼頭，見一大群市民正在圍觀湊熱鬧。原來有抗議人士正在絕食，反對天星小輪申請加價五仙。地上鋪著一張用毛筆寫成的大字報，上書著「反對渡輪加價，政府罔顧民情」。

天黑黑，碼頭一帶的照明很弱。一名抗議者席地而坐，身邊有一條「支持葉錫恩」五個大字的標語。只見他全身黑衣，包得嚴嚴實實的。人卻垂下頭來，處於半昏睡狀態，看不清他的長相，黑衣上纏著「絕飲食，反加價」六個用白漆寫成的中、英文字。筆劃清晰，暗黑中仍歷歷可見。

兩個兄弟模樣的年青人一面拿著橫額一面叫口號，並呼籲圍觀的市民簽名支持。

「嗨！手足，真巧，竟會在這兒遇見你！」兩兄弟異口同聲的叫住小莊，傅生起初以為兩人錯認人，但聽他們的口吻相當親切：「來，來，來，簽個名，支持一下。」

「魏平，魏明，原來真的是你們，是要支持的……。」小莊停下步伐，開口便說：「我就想，準會在這兒碰見你們。你們正在絕食嗎？這是我的舊同學傅生，現在在泰華國貨當主管。你們叫他牛一哥便可以。」

兩人分別叫了一聲，傅生也帶笑點頭。見小莊真的在簽名冊上簽了字，自己也覺得渡輪今次無理加價影響民生，隨即跟著簽了名。

傅生站在一旁，聽見小莊跟朋友們寒暄。都是些反加價的感言，其餘話題，便不甚了解。最後小莊又問他們，這次抗議行動會否升級，還有甚

麼示威遊行的計劃即將出台。

憑小莊的個性，傅生不奇怪他會結識這些搞社運的朋友，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就是這重意思。心想，只要對方不走偏鋒，對社會的不公義和不合理提出意見，也是值得支持的。但倘若小莊繼續激進，難保他的烈性子會變本加厲，變成反對政權的生力軍。一想到淳妤出嫁後遇人不淑，假如哥哥在社運中遭遇不測，做妹妹的，豈非生活更徬徨？

傅生不期然想起淳妤出閣的情景。那一天，他們的姑姑和姑丈從舊金山回來。婚禮當天，傅生和鄭匡都是戥穿石，從早到晚陪同伴郎一起玩新人。小莊則陪同姑姑和姑丈四出跟親友們寒暄，興致甚高。

婚宴當晚，淳妤的丈夫黃小興是豪飲之人，幾次三番的走到戥穿石們的那一檯，搶著要跟傅生和鄭匡一起痛飲。

傅生已經瘋了一天，加上多喝了幾杯，腦袋開始微微地醉，不似鄭匡是位劉伶，越喝越亢奮，簡直是隻「酒筲箕」。

傅生喝過一杯熱茶後定過神來。見一位身穿閃珠旗袍年逾五十的婦人走近他們的身邊，開口便問：

「你們是淳德的書友仔嗎？從前我在漢江見過你們。認得我嗎？紀太太，紀念的紀，小莊的姑姑。」

鄭匡連忙起身讓座。傅生其實一早認出對方，卻一直沒空跟她打招呼，這時候才跟她點頭握手。

「姑姑，辛苦妳了，老遠從舊金山趕回來喝杯喜酒，難得至極！」鄭匡和傅生齊聲叫好。

「我盼了淳妤這一天很久了！終於盼到了。現在只想早點喝杯姪媳婦的茶。淳德結婚的話，就可以了卻我死去的弟弟的心願。」

「妳說小莊嗎？」鄭匡笑著道：「姑奶奶，說實話，我和牛一還有盼頭，但小莊嗎？只怕喝過我們的喜酒後，他也交不上一位女朋友。」

「是嗎？所以我今趟回來，除了盼到淳妤出閣之外，還想多了解淳德的近況。你們是他的好友，總會知道得清楚。」姑姑索性坐到他們的身旁，正要壓低喉嚨繼續問，但宴會的嘖啞的聲音正嘀嗒嘀嗒的叫，傅生很辛苦地才辨出姑姑的意思。

「兩個月前，我收到漢江舍監蒯老師的一封信，告訴我說，淳德最近在香港結識了一批左派朋友，許多都在搞社運，蒯老師生怕他加入行列，早晚會出事，曾經約見過他，但結果還是老樣子，惟有寫信給我。信上叫我回來後好好勸阻他，別幹那些過份激進的事。今趟我回來，曾經親自詢問他，但他否認，還叫我寬心。想不到他已出身，待人接物還那麼幼稚。再衝動的話，只會誤了他的前程。你們是他的好友，從小在一起，有機會，便替姑姑好好開導他，我在美國甚麼事兒都幫不上。要不，趁他仍未行差踏錯時，便帶他一起去美國。」

傅生和鄭匡聽罷對方的話只保持緘默，沒多大反應。他們三劍俠，中學畢業了一段長時間，平日各忙各的，難得一起聊天，大都是言不及義的無聊話。蒯老師今次寫信給姑姑，大概覺得事態嚴重。不然，也不會給一位舊生的監護人寄出這樣的信。傅生立時這樣想，難道在別人眼中，男人要宜室宜家，才能修身養性的做個普通人？

二

回到家鄉，傅生抵達祖屋的家門前才不過兩點鐘，拿出鎖匙，正要插進匙孔，那一把生鏽的鐵鎖匙便發出咕吱咯吱的響聲，是久未使用的緣故。門一開，橫栓門好後，見前園幾株瘦瘦的槐樹稀疏地站著，葉子卻縱橫交錯的延伸開來，掩得前園昏昏沉沉，在晌午的和風吹拂之下，葉影忽明忽暗，照出地上一條條酷似爬行的蛇蠍。人走在上面，益發覺得這棟古宅的荒涼氣氛。

傅生想起八年前老爹說過的話，「要第一時間把錢交到二嬸的手中。」剛到埠，又匆匆的上了一趟耀輪醫院探望老爹。忙加累，幾乎完全失憶了。

但萬萬不能得失這位二嬸。傅生連忙從飛機恤的內袋掏出一疊人民幣，數一數，剛好一百元。記得老爹也曾說過，紅包套子放在五斗櫥的第三個抽屜。傅生封好錢來，便走到二嬸那一邊。

從大門繞過籬笆走向二嬸的祖屋，沿路種的都是夾竹桃。遠處傳來拖

拉機呼啦呼啦的耕田聲，都市人聽來，感覺異常的陌生。轉彎之處，傅生便見他們祖傳的那個不大不小的魚塘，不知現在有沒有再養殖魚苗？小時候他和傅永一起常到那邊玩，兩人曾經捉過不少蝌蚪。偶然還有水甲由，就是沒有釣過魚。

鄉下人一般守法，二嬸的家門例牌不門橫栓。傅生用鐵門環敲了三下，裡面沒反應，便拔高嗓門叫了幾聲「二嬸」。未幾，便見二嬸帶同一名中年婦人從裡間走出來。

「好囉，好囉！回來了，牛一回來了！認得她嗎？是隔鄰的許大娘，閒時過來幫我買菜煮飯做家務。」二嬸的聲音尖而細，傅生聽得頗背耳，「這兩天，大伯的病況好一點。永仔正在上課，明天是期考，工夫多的是。下課後他到菜場看看有沒有新鮮牛肉。肉票夠三人食用。這幾天，我們淨吃魚塊。難吃死了。你們城市人，不慣天天吃這些。今晚你吃葷，我和永仔就吃素。」

「二嬸，我也不是外人，隨便就可以！」傅生說畢，一手將紅包交到二嬸的手上。一時間，二嬸語塞，畢竟是堂親戚而已。但傅生心想，近十年，老爹的起居飲食都由他們來照顧，過去對方有甚麼尖酸刻薄、勢利惡毒的話，聽過後，也該攔到另一邊。

「傻孩子，何用這一些？」二嬸慣性的一句。還作勢交還紅包給傅生。

「二嬸，多虧你們照顧老爹這些年，是他老人家教我這樣做，妳就收下吧。」傅生一面說，一面見在場的許大娘垂首含笑，心想，是否該封一份給她？要不，明天補送。但見這名婦人一直默默的站在一旁。

「大伯昨天開口說話了。我便告訴他，待牛一回來，身體便會慢慢好轉，你要撐下去，日子長的是！」二嬸一面說，一面將紅包往下身的襟衫口袋塞了一塞，露出襟衫下面淺紅內衣的衣角。

「二嬸，我想到村頭菜場逛一逛。」傅生道：「畢竟，八年沒回來，想看看那兒的變化有多大。」

「你要小心，現在到處都喊著打倒劉少奇、反資反右的民眾和學生多的是，別湊熱鬧，早去早回。吃過飯後就早睡，明天還有許多工夫等著辦。」

「永仔甚麼時候回來？五點鐘，你們該吃飯？」

傅生知道鄉下人的作息時間一向早。現在堂弟在鄉村學校教書只上半天課，下午就是自由身。跟二嬸約定了吃飯時間後，傅生便跨出門檻上菜場。

「牛一，」二嬸叫住他：「你回來之後，別多提沙芬，免得永仔不高興。昨晚他也睡得不穩當，清晨才小睡片刻。」

傅生答應了一句，跟著出門，向村口的方向走。想起傅永早前的書信曾經提及自己的私事，只輕描淡寫的說到跟沙芬辦妥離婚手續。還以為這位堂弟是位拿得起放得低的大丈夫，原來情債那麼深。傅生想起八年前在他的婚宴上吃過的那頓「全魚宴」，筵開八席，在番禺已經是了不起的排場。

那一晚，新娘子含羞答答的樣子，一點都不像從首都南下的都市姑娘。事後傅生才知道，沙芬是北大附屬中學的女生，被校方選拔為歌舞組別的「優等生」，可以申請加入國家隊，成為國家重點培育的優才，負責全國文藝演出，宣傳新中國的政治理念。但不知怎的，一場大病，令沙芬的藝術生涯劃上句號。在她最失意的時候剛遇到北上進修的傅永，遂結下一段「孽緣」。現在兩人分開了，幕後黑手會否就是「婆媳不和」呢？

當晚傅生按照老爹的吩咐喝了沙芬的那杯弟婦茶，交過紅包，看著一對新人還很匹配。傅永原本就有幾分像他的老爹，都是闊臉孔，前額特高，顴骨微凸。在龍鳳花燭和喜帳紅幔的映照下，益發像個異常亢奮的初中生。當晚沙芬跪著給傅生敬茶之時，傅生還不察覺。但對方一站立，那五呎七吋的身高比新郎倌足足高出半個頭。可能剛才酒席上人來人往，傅生一時間也不發現。

不知不覺，傅生信步走到村口。傅家村的村民大都養蠶，一捆捆生曬蠶絲高高的懸在門前的支架上，陽光直射，金黃色的生蠶絲就像綿毛，透出蠶絲的香氣，一陣陣的隨風飄散，感覺暖心。傅生再走遠一些，便是熱鬧的市集。一條寬闊的黃泥路一覽無遺。兩旁擺滿小攤子，賣魚、賣瓜、賣涼果、賣雜貨的都有。但一路上，盡是紙屑和垃圾，到處佈滿煙蒂、痰印和甘蔗屑，人走著，是一步一驚心。有幾處還是泥漿路，水漬夾著大小二便的臭味撲面而來，傅生要掩鼻而過。走到市集中心，熱鬧歸熱鬧，但全程只落得個髒、吵、亂、臭的景象。

傅生在香港一人生活，每日三餐都在外頭解決。有時候跟鄭匡和小莊

電話相約，便可以從旺角乘巴士直抵土瓜灣，到三劍俠最喜歡的容記冰室吃雲吞麵加油菜，飽嘗他的口福，何用上市集東挑西選的買菜買肉，忍受那不堪入目的餽菜場？

走到一處販賣牛肉的攤子，傅生突然聽見一把熟悉的聲音在叫，彷彿是傅永罵人的聲音。

「同志，你這是為人民服務的態度嗎？你記得嗎？昨日我在肉檔待了多久，你才說牛肉賣光，害我苦候了不在話下，今天就說沒牛膀，教我再白等，分明是存心欺負，拿百姓不當同志。」

「我認得你，」肉販隨即答：「你是村口鄉村小學的傅老師。我們不是存心耍你。昨天生意好，牛肉一早便售罄，今天你要的牛膀又湊巧缺貨，你就將就點買些牛腩也不錯，不用專挑牛膀耶？」

傅生離遠便看見傅永的憤怒眼神，噴火式的燒向肉販，身體還想衝過去，摩拳擦掌的像要動粗。傅生連忙加緊腳步上前勸止。

「算了罷，永仔，何必動氣？又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買不到牛膀就改天吃，跟同志師傅少說兩句。」

「牛一哥，你來說句公道話，不然，我們就到派出所評理！」堂弟又對肉販道：「你老婆昨天不做我生意，說沒肉票，買賣違規。今天我帶來，你又是一句沒牛膀，分明是兩公婆有意刁難。今晚我款客，沒葷，教我怎辦？」

「永仔，今晚我們吃魚塊好了。」傅生竭力勸解，道：「吃魚有益，就吃魚。明天我們才吃葷，別跟同志師傅再爭辯。」

堂弟開始有點被勸服。那名肉販又主動免費奉送兩大塊牛骨頭，傅永的怒氣才告消退，兩人便拿著牛骨頭一起離開。

傅生想起二嬸說今晚吃葷，就是專誠款待他這位香港客。現在國家正值糧荒，且跟安南在打仗，鄉下的老百姓尤其捱餓，能吃一頓溫飽的已很難得。心想，回鄉一趟，便要折騰鄉親父老多一趟，誰之過？

兩堂兄弟今天正相遇，又碰上老爹病重，話題自然落到老人的身上，根本沒別的話題。此刻傅生更不想問沙芬的消息。假如問傅永關於教書工作，又像無話找話說，故一路上，兩人便默默的走回家去。

次日清晨，傅生一早到達耀輪醫院。負責醫治老爹病患的主診大夫耿晴仍未上班，要到十點才出現。但昨日他見過這位大夫，到埗後第一時間便提著行囊探病，跟耿大夫談了將近廿分鐘。據他說，老爹是「三高人士」，即高血壓、高血脂和高膽固醇，加上年事已高，就是「四高人士」，腦充血實屬自然不過的事。

傅生想起這位耿大夫，說話時有點口吃，但相當年輕，眼睛還會說話，在古代文人的口中就是眉清目秀的美男兒，傅生看著對方也有點兒被迷惑。但聽他仔細解釋老爹的病情，不外乎一般老人中風的泛泛之談，卻仍然聽得入港，彷彿教傅生感到對方的醫者父母心。傅生慶幸番禺的耀輪醫院出了一位年青有為的大夫，這該是國家的福氣了！

耿晴說過，老爹中風的情況是左腦血管三分之一經已爆裂，腦血管栓塞導致半昏迷，要待血液慢慢凝固，才能預計可會改善。開刀的話，實在太危險，畢竟是奔八十歲的人，故現在沒甚麼可以幫忙。言下之意，就是聽天由命了，傅生早有心理準備。回想傅永的信中所說的不全是嚇人的話。說真話，永遠是最殘酷的，像一把劍，一刺便刺中人的心房，即時教人淌血倒地。

傅生後悔八年前沒有向老爹透露自己已經交上女朋友。雖說他從未催婚，但能夠早一點喝杯兒媳婦的茶，想必教老人家走得舒坦。

昨天他第一眼望見病床上全身癱瘓的老爹，不由得打了個寒顫。老人的頭蓋搭上幾枝天地線。天地線連著一台坐地的腦掃描機器。面部輪廓完全看不清，像極變種的怪物。一時間，傅生也認不出此人就是自己的父親。畢竟八年沒見了，前額的白髮完全甩掉，兩隻耳朵好像曾經受過傷，現在結了幾處瘀疤。面上疏疏落落的老人斑，在病房強烈的燈光照射下，變得份外的刺眼。雙眼半合，嘴唇微微顫動。鼻腔插著兩枝瘦瘦的鼻氧管，像兩尾貓鬚，幫助患者呼吸。一隻透明的尿袋連著老人排尿的部位，溢出的尿液黃中帶啡，像極濃濃的普洱茶。地上的痰罐承著半滿的深褐色唾液，隱隱發出刺鼻的惡臭。

傅生環顧四周，見病房男女不分，有老有嫩。大部份病人仍在半睡狀態。前方的牆壁掛著一幅毛主席在延安接見白求恩大夫的彩畫，下面註著

「中加友誼，長存永固」八個字。毛主席的顏料抹得鮮麗，但那名紅鬚碧眼鷹勾鼻的洋大夫則著色淺淡，近乎黑白，兩者的反差令彩畫顯得異常失真。

一抹東方的陽光曬到隔鄰病床的老婦的床尾，老婦半閉著眼的望向傅生這一邊，開口便說：

「昨夜他睡得不穩，整晚眼睜睜的望著天花板。我半夜起床正要上廁所，便聽見他在哭泣，嘴裡不住的叫『仔啊仔』的。我問他，『仔從何來？』他答『快要回來了。』問他從哪兒回來，他卻答不上，然後稀疏的流起眼淚。」

老婦終於睜開整雙眼睛，見傅生穿著深褐色飛機恤，下身一條絨西褲，腳下一雙半新不舊的皮鞋，跟國內百姓解放後的灰衣、藍衣、草綠衣、布褲、布鞋自是不同，一眼便認出是香港客，不由得自言自語地道：「唔！是從香港回來的，好了！回來便好，陪他久一點，讓他寬寬心！」

「大娘，耿大夫是否十點才出現？」傅生順口問對方，但對方不再開腔，躺下床來繼續睡。

那時候左邊病床的一位男病人剛好起床，捲起奶白泛黃的毛毯準備下床，隨口答：「說不準。昨晚主診大夫們全都跑掉，連口吃的耿晴也不見蹤影，大概開會去。你要向耿大夫詢問病情，恐怕要待久一點。」說畢，便拿起小几上的半舊塑膠漱口盅走了出去。這時候傅生才發現對方的病人睡衣的襟頭，別著一枚大大的紅毛章。

由於今次老爹病重，傅生帶來的人民幣比八年前要多許多，足夠打點老爹的醫療使費之餘，還可以好好打發一眾三姑六婆、姨媽姑姐、大伯小叔的人情債。何況解放之後，國家對老人的福利尤其照顧。像老爹這些第一時間回鄉參加建設祖國的長者，只有善待，哪會得失？即使老年人歸國談不上貢獻國家，但國家在姿態和精神上也認同他們，處處表揚港澳耆英們那份難能可貴的愛國情操。

但說到底，傅生的老爹不全是「老毛派」，屬於中間偏左。年青時老爹跟他的叔父從廣州一起來港，在銀號由低做起，跟著結婚生子，一直循規蹈矩的過生活。

傅生記得老爹最早的一次左傾事件，該是參加五十年代的雙十暴動。

那年傅生已經成年。一天晚上，母親整晚不斷嚎哭，哭完後又到灶房熬魚頭粥，說老爹一定整晚捱餓，趕著送粥往差館探監。那是老爹少有的一次參加示威遊行後被警察逮捕的往事。今天想來，傅生還有個大概。

老爹愛讀左報，通常是《X公報》、《X匯報》和《X晚報》三份。遇上精彩的罵老美罵老俄的社論便拍案叫好，還剪存下來再三咀嚼。傅生剛升讀初中，老爹便要他熟讀小紅書，但不是全讀，而是精挑簡短撮要的語句，像「千忙萬忙，階級鬥爭不能忘」、「千要緊萬要緊，革命到底最要緊」之類的順口溜。現在傅生還一一牢記，大概帶到棺材裡也牢牢記住。

記憶之中，他母親永遠是病懨懨的。老爹外出打工時，經常在銀號接連留宿，一星期才回家一兩趟，平日就獨留母親在家。傅生一早習慣了寄宿學校的生活，直至母親病歿，他已投身社會多年。未幾，老爹便告老還鄉，傅生便獨來獨往的留港生活。

三

老爹的病情時好時壞、反反覆覆，無休止的病下去。主診大夫耿晴就曾經解釋過，老爹左腦血管爆裂的情況已經穩定，血塊早已凝固，不再向外流，算是有了不俗的改善。最好的時候不用滴鹽水，可以從鼻胃管灌入營養素，還可以張口進食甚至吃稀粥。二孀便囑咐許大娘過來幫手熬粥，然後帶往醫院餵病人。人清醒的時候更不用插導尿管，讓小便自行排出。且認出傅生，曾經叫過他幾聲「牛一，牛一」的，就像一位正常的老人。

但有幾天卻嚇唬人。醫院突然通知，要趕快過來看望病人。各人到達，見老爹氣促、乾咳、發高燒，足有四十度。耿大夫便替他注射抗生素，怕他體內的器官一旦感染細菌，病情更惡化。偶然見兩位看護小姐左右兩邊挾著老爹的腋窩替他抽痰，一個拍背脊，一個拏痰罐，傅生看在眼內，便覺得祖國的衛生員對長者的照顧還不賴，這才寬了一點心。

但傅生有時候不禁想，「何苦呢？人老了，還是快快兩腳一伸，別多受病痛折磨好嗎？」

對他這樣的不孝之念，傅生的內心有沒有加以制止？自己是否太無情？這些問號，他卻沒有深究過。

其實，傅生已經許多年沒有和老爹一起生活，對老爹的情感打從升中寄讀漢江後便劃上句號，跟著的相處回憶都是瑣瑣碎碎的，斷斷續續的串成碎片。最記得的一次是中三畢業，老爹送了一枚成人裝的樂都錶給他。價值將近兩百元，當年已經是相當昂貴的物件。他一直戴在左手手腕，到外出謀生後仍沒有更換過新的一枚。

看看腕錶，番禺輪渡開往香港的時間剩下不到半句鐘。

他想起二孀臨別之前，千叮萬囑的叫他先行回港，別耽誤了香港的公務，這邊有她和傅永照顧老爹。有甚麼風吹草動，便會第一時間拍電報通知他。

昨晚鄭匡的一封電報像最後通牒，十萬火急的叫他返港。他自己已經在番禺待了兩星期，香港那邊的石灣陶瓷展快將揭幕。是泰華國貨跟廣東省文物局的首次合作，要在一星期內火速辦妥，開幕日期已定於下月初，數一數，還有五天，甚麼都交由他的下屬代辦，這兩星期他在番禺無所事事，展覽的所有具體細節和佈置情況都蒙在鼓裡。他是策劃人，活動最終出問題，責任全落到他一人身上，能不教他心驚膽戰呢？

今次展覽，鄭匡真的幫上不少忙。他是傅生的舊同學兼老友。機緣巧合，又是石灣陶瓷展的中介人，負責跟中國陶瓷協會聯繫，安排國內的同志們來港數天的食宿和交通。鄭匡的正職是副導演，跟多間左派背景的电影公司都很熟絡。但沒合約，自由身，可以隨時跳槽，東拍一齣西拍一齣，瀟灑自在的拍片。間或還可以兼職找外快，像今次的陶瓷展便賺回一票。

鄭匡最敬重的一位導演叫朱景春。每次朱大導開拍電影，他總會親自拜訪找門路。酬金不計，二話不說的擔任對方的副手，十足江湖兒女的本色。

這位老友長得胖，近二百磅。但他的恩師朱景春比他更胖，行內人看見他們經常出雙入對，便「大胖」、「小胖」的叫他們。

正因如此，兩人合作的片子在香港的左派電影圈有不俗的票房保證。像《玉玉》、《私戀春心》和《香江游擊戰》等，都曾打破愛國電影一周上畫的票房紀錄。鄭匡從中有沒有撈到油水，傅生和小莊都不知就裡。但

許多時，傅生都有免費戲票看電影，他和掬彤就二話不說的雙雙觀賞，而小莊則甚少捧場。

但這次《紫玉樓》的首映禮，小莊卻出奇地答應到場觀看。

「想不到小莊會一口答允。」掬彤微胖的臉頰笑得見牙不見眼。

「好了！妳這位媒人，終於可以收到一封媒人紅包了！」傅生陪著笑，道：「妳打算介紹哪一位姑娘給小莊？女服工會不缺雲英未嫁的姑娘。」

「馬柔靜如何？」

「吓！妳說的是妳的鄰居？三樓的馬老師？那位醜女嗎？」

「你相信我，經本姑娘改造之後，包管馬柔靜脫胎換骨，俊姑娘的出現。不信，等著瞧！但現在便請牛一哥哥做好做歹，屆時別現身，事情就好辦得多。」

「江小姐，這叫『打完齋唔要和尚』嗎？」傅生哈哈大笑。

「你在場的話，這齣好戲還有瞄頭嗎？說實話，鄭匡送來的戲票就這四張。除了一對男女主角，就是我和淳好了。有女生在場，才自然一點。牛一啊！你就看在老友의終生幸福份上，犧牲這一趟。有精彩的戲肉，準會第一時間告訴你。」

傅生見掬彤胸有成竹，便沒有追問下去，讓她依計行事，但卻另有要求，道：「但江小姐，事成之後，妳再繼續做大媒，給鄭匡物色一位好姑娘，讓三劍俠都有一位好嬌妻。」

「姣（好），一言為定！但我認識的女孩子沒一位喜歡小胖子，你叫鄭匡先行減磅，本姑娘才有信心替他做大媒。」

「別小覷他，人家在漢江唸書時，是全校最棒的運動健將。籃球、羽毛球、跳高、跳遠件件皆能。學界中，更是全港足球壇上的五虎將之一。」

「這是十幾年前的事，今天要現實一點。」

「說到現實，鄭匡何嘗不是副導演。假以時日，難保會上位，隨時取代朱景春的正選地位。」

正如傅生所說的，鄭匡的出身也有瞄頭。他的祖籍原是新界原居民，又是三代單傳的子孫根。由於上學路途遙遠，鄭匡的父母親一早便安排他寄讀漢江。全家人一向好客，且愛熱鬧，經常招呼親朋戚友上門聚餐。燒

烤、打麻將、吃盆菜甚麼都有。

記得有次左派電影協會欠缺場地舉辦周年大會，竟然得到鄭父的大開中門。跟村長商議停當之後，在元朗八鄉村公所召開了周年大會兼理事選舉，熱熱鬧鬧的過了一天。自此之後，舉凡甚麼大小聚會甚至紅白二事，一旦欠缺場地，眾人便第一時間想到元朗八鄉的這間村公所。

一次小莊的慶辰，彷彿是他二十五歲那年的生日，大夥兒便頭一遭在鄭匡的家裡樂了一整天。

小莊跟淳好是孤兒，姑姑又不在他們的身邊。兩兄妹在漢江寄宿的時候，便和舍監蒯老師是最投緣的師生了。

蒯老師對傅生這一屆的舊生，就是最疼惜小莊這位學生。有一次，大夥兒在宿舍批評蒯老師過於偏私，對方立刻解釋道：

「你們都有父母親，逢年過節都可以回家享天倫。淳德跟淳好，過年過節就只有孤苦伶仃的留守宿舍。我身為舍監，不幫助他們，誰來幫助他們？何況我一人在香港，家眷全都在外省，長假期在校舍只有淳德和淳好陪伴左右，做飯、炒菜、打掃、澆花、熨衣衫樣樣都由他們協助，感情自然較其他學生深厚得多。」

小莊畢業後，傅生知道他偶然還會回校探望蒯老師，兩師徒的情感一點沒變，直至去年小莊三十三歲的生辰，鄭匡再次邀請蒯老師跟大夥兒一起到元朗八鄉歡聚之時，情況才急轉直下，最後兩師徒竟不歡而散。

生日晚飯吃過後，女生們協助鄭匡的爹媽在裡間收拾碗筷，師徒數人便在村屋前的大榕樹下納涼。各人坐在板櫈上，一邊搨著大葵扇一邊聊天。

蒯老師吃飯時喝了兩杯拔蘭地，納涼時又喝了一杯啤酒，腦袋開始嗡嗡叫，劈頭便問莊淳德。

「淳德，你是否參加了左派組織，打算鬧事？雖然你已經投身社會，我也不是你的親人，但我一直疼惜你，就像疼惜子姪一般，才會對你說幾句不中聽的話。你的性格，就是太衝動。我怕你生事，闖出禍端便後悔莫及。最近有人告訴我，你跟岑均雄等人往來得異常密切。我勸你一句，別再跟對方見面，免得添麻煩。我也活到五十多歲，甚麼事情沒遇過？年輕時比你還要激進，是個不折不扣的左仔，甚麼親中人士的背景不清楚？岑

均雄是甚麼人物，圈內誰人不知道？就是個出了名的拚命三郎，仗著共產黨的頭銜撈油水。他最厲害的地方是搞刊物宣傳馬列毛思想，大事發表文宣鼓動讀者的左傾思想。且是位有力的演說家，容易鼓動聽眾的情緒。最要命的是組織力強，一下子可以策動許多群眾運動。你被他影響，肯定沒有好下場，還是趕快跟他劃清界線。不然，麻煩事會接踵而來。」

傅生見小莊一直緘默，一面喝生啤，一面剝著面前的南乳花生米的米衣，一粒粒花生米送進口腔，故意裝作鎮定的樣子。

「有沒有搞錯？蒯老師，誰告訴你的？」鄭匡睜大眼睛問老師。人胖，即使用力搥著大葵扇，仍舊大汗疊細汗的流到頸背。跟著問小莊：「你是甚麼時候跟他混熟的？我卻一點風聲都聽不到。」

「我們是有背景的愛國學校出身的，比正規學校的學生要走的路困難得多。」傅生拿出一包新買的良好嘴香煙來抽，一面開封一面道：「小莊，別行差踏錯！我也聽過一些傳聞，說港英政府一直盯著岑均雄等人的一言一行，便是生怕這批左派陣營的激進份子隨時有甚麼非法事件出現，影響香港的治安。」

「所以說，他們都懂事，就是淳德你最教我操心。」蒯老師歎了一口氣，續道：「淳德，你唸中史該知道，中共是打游擊戰起家的。他們趕走蔣匪之後，建國初期，除了有幾年算是風平浪靜之外，之後年年都在搞運動。說穿了，就是高層內部的權力爭奪，階級鬥爭。三反五反，大鳴大放。反右反修，鬥資鬥美，甚麼運動都不缺，往後也不知有甚麼大亂子將會發生？」

村屋前的煤油街燈照出暗淡的茶黃光線，光線映到小莊的面上。傅生看見他兩邊面頰開始發紫，不知是喝多了啤酒還是生氣的緣故。兩隻腮幫子鼓鼓的，還是一臉沉默不語的樣子。

「淳德，你姑姑一直拜託我好好看管你，就是怕你走錯路。」蒯老師的老花眼睛一向有病，加上喝了兩杯，眼水像淚水一般的不斷在眼眶內打轉，雙眼紅通通，道：「我怕你出事，今晚多勸你幾句，就是希望你珍惜前程，幹好仁韻人造塑膠花廠的科長工作，早日結婚生子，開枝散葉，這才對得起你死去的父母和遠在美國的姑姑。政治理想，不是我們追求的。冒險，更犯不著，希望你早點覺醒，別誤入歧途。」

炎夏的夜晚吹來陣陣涼風，令半空垂下來的榕樹鬚根拂拂揚揚的舞動著。在煤油街燈的映照下，倒有幾分秋意蕭索的感覺。

「蒯老師，我問你一句，」小莊終於開腔，「解放之後，中國人民的生活有否改善？」

「牛一，鄭匡，你們替我答。你們的看法又是甚麼？」蒯老師反問兩位舊生。

「你教我們怎樣答？」兩人齊聲說。

「不好答，就是沒改善。國家沒改善，百姓還有希望嗎？」小莊用力地點頭，像是肯定自己的想法。

「小莊，」傅生叫了他一聲，然後深深地抽了一口煙，道：「中國幅員廣闊，建國不過十幾年，你要求七億人口的生活有改善，不是癡人說夢嗎？」

「牛一，你說得對，就是窮！」小莊好像打了一口強心針，提振精神繼續說：

「正因為國家沒有改善，每位中國人都有責任去改善。拿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來說，為何還是老樣子，就是因為社會有太多的不公平和不公道的問題存在，剝削工人的事件比比皆是，弱肉強食的僱主處處可見。要解決問題，必須剷除不公義的體制，社會才有進步。從前我們為反封建、反帝制、反軍閥、反日寇侵略而戰，今天則要反蔣匪、反老美、反蘇修、反殖民、反……」

「你們聽見嗎？聽見了嗎？這就是他的偉論，就是他的革命理想了……」蒯老師煞住了小莊的話，嗓門拔高了八度，怒氣衝到頭蓋，青筋暴現，一掌拍到桌面上，幾乎打翻上面的幾隻玻璃杯，但上面的花生米殼早已散落一地。屋內的掬彤、淳好和鄭匡父母都聞風而至，急問：

「甚麼事？發生甚麼事？小莊呢？他……為何急急的離開？」

只見一個矮小的男子背影，急步的消失於村口街燈的暗角之處。



《暴流》的另一種讀法 半隨滋味半隨人

作為一部全景式描寫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長篇小說，《暴流》（Ogha）在 30 萬言的篇幅中，不但主力刻劃香港六七暴動事件的大小場景，同時羅列出近 60 年前的本土地域文化、民間習俗、社會風尚和人情世態，涉及層面之廣、範圍之闊、內容之鉅，在在都顯示出長篇的覆蓋程度，全天候描繪出當年香港市民的衣、食、住、行四大範疇，故此，若以庶民生活角度來讀《暴流》，大致可分為大眾娛樂（賽馬、足球、艷舞及搓麻將）、表演藝術（樣板戲、新馬師曾的粵劇、杜煥馨師的地水南音及李銀嬌的粵謳）、歌影文化（中國老電影、好萊塢經典愛情電影、歐美及國粵語時代曲）、消閒讀物（姜貴的反共小說、《第二次握手》、《山鄉巨變》、《紅岩》及《蝦球傳》），甚至香煙種類（良友、總督、好彩、牡丹牌、紅人牌及萬壽膏）等等。每一環節，足可以獨立成篇地加以研究，成為深入探討的課題。而在飲食方面，筆者一直相信開埠以來（按：1841 年 1 月 26 日，是英國與大清政府代表簽訂「穿鼻草約」的日期，將香港開放成為自由港，即香港正式宣佈開埠），香港已經是東方的美食天堂，可供書寫的美味食物信手拈來，已經美不勝收，令人垂涎。但限於時間、閱歷和個人興趣，本文只能集中於飲食部分，重點放在男女世情，冀以「民以食為先」的基礎，嘗試一寫《暴流》的一部食譜。

一朝收梢成食譜

假如要計算 400 頁的篇幅中，裡面有逾 10 處關於飲食的環節，那麼，《暴流》在落墨寫食譜之時，此一篇幅，算是不多不少了。但在寫晚宴的首場戲碼，竟不在香港設宴，而在北京，說來又有點奇怪。第 7 章寫第一女主角江掬彤和一眾同事代表香港女服工會前往首都義捐寒衣，在中宣部的接待下，於北京飯店吃了一頓豐盛的粵式歡迎晚宴，「蒸青口、紅燒魚翅，香煎蟹鉗都有。最後連紅豆沙也端上來，直像香港吃喜宴一般」。

滋味：餓

掬彤北上送寒衣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方興未艾之時。這段時間，距離大躍進及人民公社政策失敗不久，國家面臨糧食吃緊和大鍋飯盛行之際，民間實行糧票、肉票、布票等配給制，女服工會有此盛宴款待，當然受寵若驚，令掬彤臨行前那種不情不願的情緒一掃而空。但有關接待單位儼如迎接來華外賓般的款待，難免跟國家的糧荒困局形成強烈對比，直像一場諷刺劇。這種對比鮮明的情況，不難教人想起張愛玲於五十年代初寫就的反共小說《秧歌》（*The Rice Sprout Song*），再一次讓讀者喚起胡適之曾對此部經典說過的話：「這本小說從頭到尾寫的是饑餓，也許妳曾想到用『餓』做書名，寫得真好」。回味五四運動名家的此句評語，不禁令人鼻酸不已。

街頭小食／迷惑者沙芬

沙芬這個名字是信手拈來的，但我知道，潛意識是沙明在喚醒了「她」。讀過《秧歌》的讀者，該記得王霖這位神秘的妻子。沙明的名字是她本人給起的，她覺得名字「男性，俏皮和時髦」。第6章寫王霖和沙明的新婚，兩人潛居古廟中，像極一對鬼夫妻晝伏夜行的居於人世，既苦澀又浪漫感十足。而《暴流》全書首次描寫的「食的地點」倒不在香港，而在廣州，這也別開生面。六七年的春節，傅生（全書以他的個人觀點寫成）回鄉為老爹奔喪之後，有幾天時間可以重遊省城，剛巧遇上堂弟的前妻沙芬，一位參演樣板戲的演員。文內寫傅生對沙芬一直暗藏好感，近乎被魔咒蠱惑的微妙感情，這該是全書的妙筆。第7章寫兩人漫步新歲的廣州街頭，邊走邊找食肆吃午飯，終於讓他們在下九路附近尋見一處街頭小攤子，「傅生一面吃，一面近距離的望住沙芬的食相，見她尖著小嘴角吹起蔥油餅和豆漿的熱氣，微黑的膚色露出細嫩的質地……但他自己還是喜歡未婚妻略胖的臉型，可愛中帶點福相，是賢妻良母的典型氣質。他很高興，明天可以返港見到掬彤了。」這裡顯示傅生對男女關係尚存理智，明

白感情與道義的重要性，懂得尊重自己和所愛的女人，是位有責任感的漢子，不至遇見心儀的異性時便會失控，變成放蕩形骸的男人。

滋味：香港小食

回頭說街頭小食。香港本來就是美食天堂，即使街頭的庶民小食，一樣惹人垂涎。像今天被自由行的一眾國民熱捧的魚蛋、燒賣、牛雜、燒魷魚、雞蛋仔、格仔餅、臭豆腐和煎釀三寶等，都會見長長的人龍排在街上，苦候小店「起貨」，情況就如日本街頭的外國食客熱捧東瀛小食一般。而六十年代本地街頭小食又時興甚麼？相信叮叮糖、龍鬚糖、糖蔥餅、砵仔糕、白糖糕、糯米糍和潮州冷糕等均會榜上有名。至於鄰近地區廣州的情況又如何，且看讀者能否提供？

第29章寫傅生在電視螢幕前看見沙芬表演樣板戲《白茹的心》（《林海雪原》的一折），對方的演出，完全擄走了他的心智，令他整個地沉醉於沙芬的精湛演出中。此處的描寫一筆筆的勾勒出沙芬的動人美態，是要證明某些時刻，正常男人對心儀女人也有被奪走常態的一刻，令男人陷入道德觀以外，徹底被美感和快感所取代，正如曾進豐教授曾經指出，作者以「工筆式」的文辭描寫沙芬的優異演出，其表達的意念是要將表演藝術昇華至神態描劃的至高境界。更重要的是，筆者在書中銳意烘托沙芬帶給傅生一種無形的感官壓力，這壓力，已經達到「愛與慾」和「神與魔」的臨界點。

烹飪高手在民間／其貌不揚馬柔靜

有說姿色平庸的女人別具母性，包括信奉婚姻，懂得照顧伴侶、喜歡小孩子和做得一手好菜等等。這樣的女性將會易於延續下一代，令大地的子子孫孫千秋萬世。由於身負繼後重任，所有平凡的女人即使一生庸碌，同樣承受著生生世世的辛勞，就是要人類不至滅絕，世世代代的生育繁衍。《暴流》中的第三女主角馬柔靜正是這種女人。她患近視，佩戴眼鏡，

意圖遮掩滿臉雀斑，十足十一位標準女教師。由於心存母性，註定負載著千百種生之苦澀，例如，愛上一位「憤怒中年」，而小莊雖然身高矮小，卻生來帶點帥氣，是平凡女人眼中的「好弟弟」。由於小莊思想左傾，在時勢造英雄的六七暴動中冒出頭角，成為百折不撓的「左仔」。但在亂世中犯險走鋼線，註定要走一程崎嶇的路。參與暴動後頓成港英政府的眼中釘，失業後便靠組織（書中將「鬥委會」化為「鬥爭會」）接濟，勉強度日。但其實具心計，懂得利用他人，看準柔靜對他有意，便以感情為餌，令柔靜願意跟他暗通款曲，處處委曲求存，愛得一如黑市夫人。正所謂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是男女「拍拖」的特性。這正是柔靜與小莊的秘戀註腳。全書第一次柔靜為莊家「仆心仆命」地付出的戲碼出現於第 10 章，即她為小莊的外甥兒吉童慶祝四歲生日。大食會上的食物全由她一手主理，包括「枱上的壽包（壽桃）、春卷、長壽麵、豆沙餅和小籠包，都一掃而空，只剩幾隻仍未開封的罐頭，原封不動的擱在枱上」。

滋味：憶苦餐

值得再提的是吉童的四歲生日，第 10 章，在大食會上，第二男主角鄭匡曾詼諧地擺出「開路先鋒」的手勢，還大聲叫喊「憶苦餐來了，憶苦餐來了，請各位讓開，請各位讓開。」這兩句搞笑的話在這個合家歡的場合聽來既笑且哀，立時教人想起新中國成立之初的貧困日子。筆者一直以為「憶苦餐」簡單得如「肥豬肉煲白菜湯」，原來此道顧名思義的「革命名菜」有其複雜的材料。從網上搜尋到的資料是種粗糧，通常混合如玉米麵、高粱米麵、山芋乾、麥皮、南瓜花、芋頭花、蘿蔔、野菜及米糠等。都是些難以吞嚥的食材，帶點兒危害人體健康的成份，目的是要食用者不易遺忘，牢記革命先烈的奮鬥精神，以此自勉。

第 21 章寫鄭匡的 37 歲生日。這次他搬回老家元朗八鄉慶辰。按照客家傳統，晚飯以盆菜宴客，傅生和掬彤當然是座上客。當晚鄭匡的表兄阿述卻姍姍來遲，原來當天沙頭角中英街曾經發生過一場激烈的中港兩地的警民衝突，隔著邊界，展開大陸民兵和英殖警隊及嘑咯兵的對峙，為六七

暴動寫下特殊的一役。期間有混水摸魚之徒乘機越境逃往香港，成功偷渡，在港英政府當年的抵壘政策下獲得居留權，瓊林照相館的少東趙以昶和他未婚妻莫嵐，就是這次成為合法居民的幸運兒。但全書隔了 28 個章節，要到第 49 章，才道出柔靜曾經秘密接濟過幾名難胞。難怪趙以昶一見到她便誇讚她廚藝了得，說出她的「辣椒炒肉片，酥炸鰻魚角（鰻魚球）和牛腩湯等美食」，令難胞一試難忘。

其實，柔靜也是炮製甜品的高手，曾經煮過摩摩喳喳這道甜品。這道甜品，令筆者想起日本一款甜湯「夫婦善哉」，同樣是以紅豆熬製，像極咱們的紅豆粥，大阪人則叫紅豆湯。「夫婦善哉」通常加入雙數湯團，寓意男女間的美滿關係，是「善夫婦」的意思。時代小說家池波正太郎在他的《昔日之味》亦曾介紹過，在大阪法善寺橫丁便有一家馳名的專販店。另一位筆者愛讀的無賴派作家織田作之助（與太宰治齊名）亦有一篇叫《夫婦善哉》的中篇，但故事中的藝妓蝶子並非開設紅豆湯店舖，而是前後開過關東煮、剃頭店及咖啡店。她跟已婚男子柳吉的感情糾葛簡直違反「善夫婦」的良好意願，變成抵死、纏綿、哀艷和不勝低迴的兩性關係。但寫來輕閒，令人讀畢久久回甘。

「天台婚禮」／革命是請客吃飯

第 49 章、第 50 章及第 51 章都是全書的重要章節，涉及小莊（第三男主角）的政治生涯，是他身為共產主義人生觀的榮辱所繫。寫他和柔靜的婚宴上舉行了一場香港罕見的革命婚禮，在婚禮結束後隨即接受入黨儀式，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但小莊在兩場政治成就的洗禮後卻轉喜為悲，成為被捕入獄的階下囚，可算是從頂峰一下子跌至谷底，變成「敗者為寇」的犧牲者，但這悲慘的下場其實有其必然性，在六七暴動的整個過程中，港英政府一直處於強勢，以一名跟強權者對著幹的馬列毛思想的信徒來說，像小莊一眾的「左仔」，其榮耀自有其局限性，很難想像他們在政治的仕途上修成正果。

由於這場革命婚禮安排在天台小學校舉行，在場景設計上該可發揮獨特性，大可放手一寫包辦筵席的菜單，增強低下階層舉辦喜宴的氣氛。但筆者卻有意迴避，是要避免此三章的書寫張力遭受破壞，因而只在第 49 章白描到會筵席的景況，「酒席是到會式的食物。兩名大廚在天台操場的籃球架下嘩啦嘩啦的動手炒小菜……一名小夥計則負責看管食材，替兩名大廚張羅東西，熱煲熱爐的不斷遞送……三人從正午開始便洗、切、醃、煮、燉、焗、煎、炸、蒸，炒的做了十幾道款客的菜式」。這樣的帶寫其實是要避免削弱警察登門遞捕新郎倌的情節，不至令故事的緊扣性大打折扣。走筆至此，筆者的腦海隨即閃出一場似曾相識的橋段，但究竟是甚麼橋段？一時間，又想不起來，過了一會，才想出結果。對，是跟法國大文豪大仲馬（Alexandre Dumas）有關的，不就是他的鉅著《基度山恩仇記》（*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中的橋段嗎？說年輕時曾經是水手的基度山伯爵一度被奸人所害，誣告他犯下大罪，成親當日，便被幾名警長和士兵上門逮捕，令他白白蒙上冤獄，成為畢生不可磨滅的污點。但《暴流》中的小莊在婚禮上遭到逮捕，是否寫出一如大仲馬般的張力，筆者不得而知，只知這樣的「巧合倣效」符合故事順勢而行的筆路，是自然不過的事。至於同一場景所寫的入黨儀式，用意是替小莊的政治仕途錦上添花，來一筆「加持」的筆調。

｜大雜燴／五味雜陳哭笑間

對一個沉重的小說命題該如何沖淡全文的壓迫感？這是筆者落筆時無法忽視的難題。

筆者一直崇尚小說的「雅俗共賞」，原因是個人寫不成嚴肅和睿智的文辭，其次是本性庸俗，對正經八百的人事興趣缺缺，加上能力所限，只能寫出易於了解和閱讀的文字，例如，在《暴流》的人物設定上，便塑造出像鄭匡和黃母這樣的通俗腳色。前者是書中的第二男主角，一位左派導演，後者是淳好的婆婆，一位愛妝扮的初老婦人。兩人的言行舉止多少具備搞笑成份。這種筆觸，旨在中和全書暴動的低氣壓，令長篇變得輕鬆一

點，喜劇性強烈一些。這種寫法，亦是筆者一直鍾情於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女作家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主因，因而套用上偶像的喜劇手法，冀望在創作上有所傳承。

《暴流》裡的鄭匡，就是在這樣的影響下產生出來的喜劇人物，可惜寫來「太露」，效果強差人意，多少變得硬滑稽甚至低級趣味，無奈筆者能力有限，只能獻醜人前，所幸者是他的情路讓他扳回一小仗，就是寫他愛上一位可憐的「石女」（陰道閉鎖）璐茜，一位姿色平庸卻流落風塵的舞小姐，令他的人物描寫最終被拔高一線，不至於極端粗鄙。另一位是淳好的婆婆，但這位初老婦人又寫得有點兒單薄，不夠火候，全因為筆者缺乏幽默感所至。幸而她的風韻猶存還可帶出一點輕鬆的感覺，可以淡化全書的繃緊氣氛。而她在公屋遭到瘋子太上皇的性騷擾，多少有點兒自取其辱。但她的出現卻牽動出筆者的創作引擎，讓故事帶出一場官非，反照出六十年代橫行警界的貪污枉法。

由於全書需要中和暴動的沉鬱氣氛，大小各異的多場暴動場景均要加插些輕閒的節奏。最明顯的例子是第 19 章寫早晨上班上學時段，塘尾道被發現一隻寫上「同胞勿近」的可疑物件，警方因而將大角嘴和旺角一帶鬧市全面封鎖，搜尋可疑人物是否匿藏於車輛之內，包括淳好所搭乘的巴士。眾乘客被困巴士內當然納悶，幸而人在無奈時懂得「悶」中作樂，如乘客在百無聊賴時只好聊天，做媽媽的最擅長聊《媽媽經》「坐在我（淳好）身旁的一位少婦，帶著孩子上學。孩子嚷著上廁所，直忍著尿意過了兩句鐘……兩名防暴警察上了車，在車廂內逐寸逐格的探視可疑物品。走到我們的跟前時，那孩子已經忍無可忍，加上害怕，便一大把尿的撒了出來，尿濕了孩子的整個褲襠。一些尿液，還像斷線般的從褲管滴了下來，剛巧滴到一名防暴警察的軍靴之上。巴士上的大人們見狀無不失笑。哈哈之聲，響徹車廂。」。第 35 章則寫傅生前往波斯富街的新居視察三行工人內部裝修的進度，在西點舖買了一盒西餅慰勞工人。行經銅鑼灣鬧市，正要橫過斑馬線時，「見對面行人路有兩頭雌雄狗隻正在交尾，黃狗是公犬，小狗是母犬，一對『狗男女』的屁股正在難捨難分的。兩個小伙子分別手持竹棍向牠們的尾部用力地打，企圖『棒打鴛鴦』，有途人帶同小

後記

這部增訂本的書名喚《瀑流》，跟長篇拙著《暴流》只差水旁，梵文（Ogha）的解釋同為「不善的煩惱」和「結縛」之意，比喻任何動盪時期均屬惱人之事。

在眾多佛經中均有瀑流的解說，最著名的漢譯該是玄奘法師的《大毘婆沙論》和《阿毘達磨俱舍論》。此外還有《別譯雜阿含經》等等。筆者只讀過釋印順導師的《攝大乘論講記》，偶爾還瀏覽了網上其他高人的解說，內容大致都相若。

在自然界中，瀑流屬於水性，暴流則屬風力，兩者均具兩極化，則「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風可撩人、亦可殺人」。套用到六十年代港澳發生過的兩場文革式的暴亂，亦有「禍福相依、生死相續」之意。回首逾五十年前港澳的兩段亦化史，當年的評價多屬負面，就像今天大陸文革仍被國民貶為「十年浩劫」，四人幫和造反派的狼狽下場眾口稱快一般。但而今想來，此一大筆荒誕瘋狂的革命史，在在都具備共產制度和政權演變過程中的必然性，壓根兒改寫不了當年的國運衰敗和百姓慘痛的苦難。

事實上，兩個殖民地的主權收歸國有後，中央政策在變，掌管特區的政策相應在變。相對於以往的葡殖和英殖統治，孰優孰劣，見仁見智。但無論有人喜歡抑或不喜歡，港澳均頓成國家「搓圓揸扁」的囊中物，一點兒沒有反對或反抗的餘地。但說到底，各種政權均有優劣，那有完美的社會制度可言。而在現行的政治現實下，兩地又確實保持了各自的獨特性，包括澳門加速了東方蒙地卡羅的實力和香港鞏固了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等等。這樣看來，回歸祖國，又不是甚麼壞事了。

大概因為家住香港的緣故，澳門回歸大典的那一天（99年12月20日），完全忘記當地的天氣，獨獨記得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時的情景，昏天烏地的黑雨來臨，大小雨勢陸續登場（有說是上天洗刷著香港被大英帝國統治逾152年的恥辱所至）。中英交接儀式舉行之時，連綿細雨仍紛紛落下，像極天父地母都在灑淚，目送大不列顛的皇儲和末代港督捧走他

們的米字國旗，落荒敗走的情狀歷歷在目。

有堪輿學家更即時預言香港的前途，免不了說些霉氣的話。但不外乎說結束殖民統治之後的這個小島，必定遭逢劫難。但到而今，不少人只覺得當年此批江湖術士的話，純屬空談而已。

有認識的一位文藝界淡友經常抱怨此地的言論自由和創作空間漸次收窄，惟恐香港會變成單元社會。三年前，當我入紙為《暴流》一書向政府相關部門申請出版資助時，對方便曾冷言冷語的笑說此事，我卻一鼓作氣，義無反顧的勇往直前，恣意要硬闖此關，大有不信邪門之勢。不知是上天有好生之德還是甚麼的，竟遇上評審團刀下留人，終告批出，成就了香港六七暴動首部長篇小說的問世，金額更是我意想不到的。這也是我再次獲批的資助書籍（首次批出的是一六年小說集《娘蕩吟》）。記得《暴流》收到通知信時，我便第一時間想起這名淡友，馬上撥動手機，以WeChat向台灣一位個人非常信賴的大學教授透露此事，報喜之餘，還闡釋了當時的心情，大意如下：

「萬想不到這樣的長篇題材會被過關。還以為XXX（政府部門）的五位評審委員會越來越「紅」，涉及文革的題材只會被越漂越「白」（最好你別觸碰，永遠噤聲）。看著批出的金額，有點兒不敢相信，但事實又通過了。我有點兒跟朋友們賭氣，因為部分友人一開始便不看好。批出後我便第一時間大刺刺的奔告他們，還逞強的說些風涼話。心想，只有了解我的真正朋友才會諒解我此刻的心情。是既悲且喜的心情。」

聞說錢鍾書在牛津大學畢業後還很吃香，母校搶著寫聘約招攬賢才，一時傳為中外佳話，可惜遭他拒絕，堅拒出國，留守在炎黃子孫純正的一片土壤上。此等站於道德高地的情操，自然引來國民敬仰。但假如錢氏夫婦當年首肯，願意出國受聘，兩人在海內外的學術地位和文學成就，會否因而被改寫得更高？但想深一層，憑兩夫婦平素的處世為人，即使有更多的海外利益和榮耀擺在眼前，也不會絲毫改動，正如錢鍾書曾給一位牛津

同窗 Stuart 的信中所說：「Still one's lot is with one's own people（人的遭遇，終究是和祖國人民結連在一起的）」，而楊絳更坦率地說：「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參看《我們仨》）。試想想，在解放前後甚至文革紛亂的動盪時期，一點兒也沒有動搖錢家留守祖國的決心，愛國之情，可見一斑。此等情況，不是有點兒像眼前的香港嗎？君不見現時跟中國對著幹的西方諸國與聞人，總不忘唱衰香港。甚麼「香港已玩完」（語出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及現職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羅奇（Stephen Roach），並發表於《金融時報》上），甚至連國內網民近期也群起起哄，笑言香港已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類似的話，相信會變本加厲，陸續有來。但即使二十七年前香港並未收歸國有，大英帝國的米字旗幟依然飄揚於半空之上，此地照樣會一變再變，變完再變，全因為此地壓根兒就是個停不了的城市。但姑不論香港變成怎樣，甚至變成慘遭戰爭、饑餓，瘟疫等蹂躪的地區，個人依然愛她，永不變心。永遠抱著同心共死的決心，之所以在我的長篇拙著《暴流》的扉頁上，已經記下此一誓辭，將「此書獻給我活著的地方」，思之依然不悔。冀此生只此一次，不望來世。即使擁有來世，一樣是生是香港的人，死是香港的鬼。

最後，萬分感激石中英（楊向杰先生）與工作坊全人百忙中撰書序言，沒有他的文字，增訂本的問世意義和說服力將大大減色。此外，亦要感激曾進豐教授不離不棄的支持，沒有他的無私付出，中、長篇的合集將遙遙無期，而蜜蜜女士為《娘蕩吟》撰寫序言，亦令此一復活後的中篇，不至於無聲無息地再死一次。

銘謝：特別感謝書法家吳闓先生超乎友情的題字及提供封面構思的寶貴意見，沒有他的參與，此書將無法推出。

瀑流—— 港澳暴動日知錄

Novel 145

作者：陳永健

封面題字、構思：吳闓

設計：Patrick Lim

編輯：青森文化編輯組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25 年 7 月

ISBN：978-988-8917-22-8

上架建議：文學／中國文學／小說

定價：港幣 158 元正／新台幣 630 圓正

本書作者的觀點及引用的資料與本社無關，亦不代表本社立場，如牽涉法律責任，一律由作者全部承擔。本社一概不會就本書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任何責任或法律責任。

《娘蕩吟》的話

通過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寫，小說（《娘蕩吟》）成功地展現出港澳文壇中少見的優秀文學作品的風采。

周蜜蜜

中篇小說《娘蕩吟》複雜糾葛的時代象徵和政治隱喻，加上左派人士組工會抗爭的具體行動，譜奏澳門「一二·三事件」的一闕哀歌。

曾季魯

《娘蕩吟》抒寫了上世紀澳門的「一二·三暴動事件」裡的舊愛新愁。抹去風流，低迴翻動於紅塵滾滾中；亦筆錄了時代的唏噓人生的無奈。作者一字一句都是情都是故事。

譚俊立

有人說文字「犀利」、有人說「像白先勇」，更有人嚷著要「改編電影劇本」，無論看官們如何解讀（《娘蕩吟》），逾五十年前，香港毗鄰小島發生的一場政治動亂，深切影響港澳兩處殖民地的民生及政治生態的不變。

岸溥

ISBN 978-988-8917-22-8



9 789888 917228 >

上架建議：文學／中國文學／小說
定價：港幣158元正／新台幣630圓正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